

山村一夜

紫葉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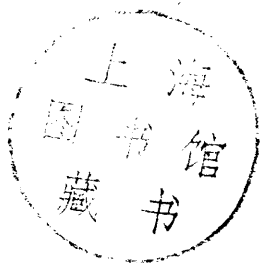


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印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1 8335B



~~039360~~

420 移交



山 村 一 夜

葉 紫 作

上 海 良 友 圖 書 印 刷 公 司 印 行

一九三七，三，十日付排
一九三七，四，十五初版

一——一〇〇〇

著者 葉 紫

發行者 余 漢 生

發行所 上海北四川路
良友圖書印刷公司

八百五十一號

印刷所 良友圖書印刷公司

每册實價三角

No. 485

目次

| | |
|------|-----|
| 偷蓮 | 一 |
| 魚 | 一四 |
| 山村一夜 | 二四 |
| 湖上 | 八一 |
| 校長先生 | 一〇七 |
| 電車上 | 一二三 |

偷 蓮

一

下午，太陽剛剛落土的時候，那個紅鼻子的老長工和看牛的小伙子秋福，跑到小主人底房間裏來了。

『怎麼？漢少爺！……』那個老長工低聲地微微地笑着，摸着鬍子：『守湖的事
情，……』

漢少爺放下手中的牙牌書，說：

『我去？我對爹爹說過了的。……』

『真的嗎？』秋福夾在中間問。

『真的！』

老長工將手從鬍子上拖下來，又笑了一笑：『那麼，我們今晚不要到湖邊去了囉！……』

『是的，你去喝你底酒吧！』

小伙子秋福喜的手舞腳跳，今晚他還約了上村底小貴到蘆葦叢中去燒野火的，不要他去守湖就恰巧合了他的心意。老長工呢，記起喝酒就幾乎把嘴都笑扁了。他向小主人裝了一個諷刺的，滑稽的，含着一種猥褻意思的手勢，說了一聲：『要當心啊』就走了。『來！』漢少爺突然拋來一句。

秋福和老長工打了轉。

『你們去對碾坊的長工們說，叫他們今晚無事不要到湖邊來。除非……』他指着胸前掛着的那個放亮的叫吹子：『懂不懂啦？……』

『懂！』老長工答應着。

月亮滑出了黯淡的雲圍。

被派去做偵探工作的桂姐兒和小菊，都在喘着息，流着細細的汗珠，跑回了。她們向見識高超的雲生嫂報告：

『今夜……是，可以的！那個紅鼻子老倌和小鬼子都不在了，長工們也就喝酒打牌去了。……』

『那麼。是誰守湖邊呢？』

『是……』桂姐兒忸怩地說：『那個……從省裏的洋學堂裏回來的……。』
雲生嫂點點頭，釘着桂姐兒，帶着一種狡黠的意義深長的微笑。

桂姐兒底臉紅了，她低着頭，圓睜着那水汪汪淘氣的眼睛，滿心帶怒地向雲生嫂衝

過來：『你笑什麼呀？雲嫂子！你，你……』

『不是笑你嚇！我笑那個洋學堂回來的鬼啦！……你去吧？告訴太生，桃秀，李老七姑娘……人越多越好，月亮中的時候，我們在叉湖口碰船！……』

『唔！還要找她們……』桂姐兒拖着小菊底手，心中還是氣憤不消地，匆匆地向上村跑了去。

三

蓮蓬，已快將老邁了；低着頭，乾枯着臉，無可奈何地僵立在湖面，嘆息牠底悲哀的命運。荷葉大半都成了破扇形，勉強地支持着三五根枯骨子，迎風搖擺着。九月底冰涼的露水洒遍了湖濱。在遠方，在那遼闊的無涯的蘆葦叢裏，不時有大塊的，小塊的，玩童們散放着的野火冒上來。

漢少爺輕輕地走近了湖岸，他坐在大划船上，仰望着高處，仰望着那不可及的星空而不作聲。他底腦子裏塞滿着那淘氣的，貓一般的水汪汪的眼睛，和那被太陽晒得微黑的，還透露着一種可愛的處女紅的面龐。他想起六月裏在湖中失掉的那一次機會，和今天白天在湖邊遊玩時所警到的那一個難忘的笑容。

『是的！她們一定要來的！』他自家對自家說：『不管她們的人多人少，我都不吹叫子，我祇要捉住那一個水汪汪的……』

學校裏的皇后的校花們哪有這兒的好呢？——他想，那都是油頭粉面，帶着怪香怪氣的，動不動就要你去服從她，報効她……而這裏的，汗香，泥土香，天然的處女的紅暈和水汪汪的眼睛！……

他樂心了，他等着。露水慢慢地潤濕了他的週身——他不管，湖風使他打了好幾回寒戰——他不管，他提了一提精神，使出了一股在學校跑萬米般的耐勁，目不轉睛地遙

望着那叉湖口的尖端。

月亮已經漸漸地昇到中空了。

四

『你上前去！桂姐兒！』

『爲什麼單要我去呢？你……』桂姐兒生着氣，把那隻不到一丈長的搖籃似的蓮子船橫在湖口，用小槳兒使力的把水中的月光敲成粉碎。靠近着她的人都可以看得出來——她的臉的的確確已經紅到耳根了。

『不會害你的，癡子！……』雲生嫂把自己底蓮子船搖上一步，兩個人像鴨子似的靠緊了：『你去引他來，我們幫你……』

桂姐兒還是不依，雖然她明知大家不會讓她吃虧，但她總不願意。六月間在湖裏乘

涼的那一次她還記得很清楚，那個人，那個洋學堂裏的傢伙，簡直像一頭畜生似的……
雲生嫂和李老七姑娘們再三的勸了一會，寬心了一會，她才一聲不響的搖起她的那片小槳來。

她的頭低得幾乎着了船板了，心頭一陣陣地，不安的，頻繁的跳動。蓮子船鑽過那荷根荷葉時，在水底下，就發出了一種輕輕地，沙聲的叫響來。她回頭看一看：雲生嫂們還老遠地，緩緩地落在她的後面，不時給他拋過來一些決心和勇氣。……

她把心兒橫了一橫，使力地划着她底小槳，船身就像箭一般的向岸南奔去……

五

漢少爺的眼睛幾乎望穿了。當她看見了一個蓮子船向他駛來的時候，當他認出來了是那個熟識的，細長的，苗條的身段的時候，當他醉心了那一個輕巧的，圓熟的，划船

的姿勢的時候，他就滿心自得的駕着那個笨重的大划船，不顧性命的追了上來。

桂姐兒恨恨地咬着牙，有意要使他跟着她兜幾個圈子，然後等快要接近了大夥兒的時候，她就故意地停了一停，闖在他底大划船邊上！……

漢少爺伸過手來拖她底船，她翻身一跳，就渡上他底大划船了！漢少爺迎面來擁她，胸前的叫吹子給打落到水中了！

兩個人互相的扭着，扯着……

十多隻埋伏好的蓮子船野鴨似的撲了攏來，十多個女人跳上大划船。……

桂姐兒救起了，漢少爺抓住了！

『用帶子綁好他！』

漢少爺想叫——一團很大的棉花塞到他的口裏。

桂姐兒哭着！她吃了虧。她拚命的在漢少爺的臉上抓了兩抓！漢少爺痛苦的瞪着

眼，臉上流出幾行血液來？

雲生嫂指着他罵道：

『你這小黃蜂！你，怕一輩子也沒有吃過苦的，你媽的！……你尋快活嗎？……』

『哈哈！請他在這裏睡一睡夜涼床……』

又有誰從人叢裏拋過來這麼冷冰冰的一聲耍笑。

六

月兒漸漸地偏了西。

十多隻蓮子船在湖中穿來穿去，十多把剪子一齊響動起來。

桂姐兒的心裏還是氣憤不平，她一邊剪蓮蓬子，一邊揩眼淚。她的蓮蓬比什麼人都剪得少。

雲生嫂安慰她道：

『不要緊，妹妹！你吃了虧大家都曉得的，等等我們每個人分給你一點……』
湖風起了，浪濤不規則的掠過荷葉荷根，把蓮子船搥掀得起伏不停的搖幌着。

『快點啦！恐怕長工們要追來呢！』

『不，他們喝米酒要喝得醉亂的……』

每一個小船都裝得滿滿了，每一個人心中都喜氣洋洋地。沒有老頭兒的高聲的叫喊，沒有兇惡的長工駕船來追捉！……

在叉湖口再度碰船的時候，她們還低聲的，斷續的唱了起來：

『偷蓮……偷到月三更啦，……』

家家戶戶……睡沉沉；……

有錢人……不知道無錢人的苦，……

無錢人……却曉得有錢人的心！……

緊搖槳……快撐篙，……

守湖的人追來……逃不掉！……

……

……」

七

米酒把老長工的鼻子燒得更加紅了。第二天，他從他那發了霉的狗窩似的稻草中，懶洋洋地爬起來的時候，太陽早已經下了牆了。

他們用爛棉花揩了一揩眼睛，蹣跚地跑到了小主人底書房：

『漢少爺！漢少爺？……』

書房裏衝出一口秋晨特有的冷氣來。接着他又滿腹猶疑自家對自家說：『真是希奇事？真是……一定要給那班小妖精迷住的！……』

他連忙跑到狗窩中去，把那個夜間被野火燒光了頭髮的小伙子叫起來：

『你這鬼崽子！你！你……媽媽的，快些……尋，尋漢少爺去！……』

在湖中，一老一小，費了很大的力量，才把漢少爺底船拖了攏來。

漢少爺底臉腫得像判官，幾條血痕凝成了紫黑色。他狠命地給了長工一個耳刮子！

沙聲地叫道：

『你……你們……都死了嗎？媽媽的！……』

老長工哭不得，笑不得。他在鼻子上使力地揩了一揩：

『少爺……你，你沒有吹叫子啦！……』

『媽媽的！……』漢少爺底聲音幾乎沙得發啞了：『去，同我回去告訴爹爹去！爲

首的是雲生婆子，她媽的！她還欠我們底租，欠我們底錢！不把她丈夫關三年不顯老子底顏色！……」

小伙子秋福死死地抱着他那被野火燒光了的頭，圓着那滿是髒污的眼睛，望着小主人發着抖。他怕那耳刮子又落到他底頭上來。他想：

『這又是怎樣的一回事呢？少爺……他媽的，綁一夜！……』

(一九三五年二月二十日)

魚

一

一種絕望的焦慮的情緒包圍着梅立春。他把頭抬起來，失神的仰望着蘆柵的頂子。燭光映出幾個腫脹的長短不齊的背影來，貼在斑密的蘆葦壁的周圍，搖搖不定。

『喂，吃呵！老梅……』

老梁，那一個爛眼睛的黃頭髮的傢伙，被米酒燒得滿面通紅，笑咪咪地對他裝成一個碰杯的手勢。

『唔！……』老梅沉吟着，舉起杯來喝上一口。心事就像一塊無形的沉重的石頭似的，壓着他，使他氣窒。伸筷子夾着一塊圓滑的團魚，這一戰，就落到地上的殘破的蘆葦中去了……

『我說……』老頭子祥爹的小眼睛睜開了，直釘着老梅底臉膛，咳了一聲，像教訓他的神氣：『立春，你真是太不開通了！生意並不是次次都得賺錢的，有時候也須看：看時運，唔！時運……譬如說：你這一次小湖裏的魚……』

老梅勉強地咬着油膩的嘴唇，笑了一下。他想教人家看不出他是爲了盤小湖失敗的那種焦灼的內心來，可是一轉眼他就變得更加難耐了。空洞的滿是污泥的小湖的底，家中的老婆和孩子們，瞎了眼睛的寡嫂和孤苦的侄兒，都像在那前面的蘆葦壁中伸出了嘴來欲將他吞沒……而後面呢？恰巧是債主而兼老闆的黃六少爺的拳頭堵擊着他，使他渾身都覺得疼痛而動搖起來了。

『不是嗎？我也這麼說過的！』王老五，那坐在左邊的一個，摸着他那幾根稀疏的鬚鬚，不緊不慢地說：『並且，也許小湖還不致於……』

老梅明知道這都是替他寬心的話，於是他也自家哄自家似地，把『也許』那兩個字

拖進到心中了。萬一明天車乾了小湖，魚又多出來一些呢……

『好，管他媽媽的，碰杯吧！』他一下子站了起來，滿滿地斟上一大杯米酒，向那五六個臨時請來車湖的隣居，巡敬一個圓圈，灌到肚中去。

一一

帶着八分醉意，肩起那九尺多長的乾草叉，老梅彎着腰從蘆葦柵子中鑽出來了。他想沿湖去逡巡一遍，明天就要乾湖了，偷魚的人今晚上一定要下手了的。

十月的湖風，就有那麼銳利的刺人的膚骨，老梅底面孔刮得紅紅地，起了一陣由酒底熱力而襯出來的乾燥的皺紋。他微微地呵了一口氣，蹣跚地走向那新築的湖堤。

駝背的殘缺的月亮，很吃力地穿過那陣陣的雲圍，星星頻頻地映着細微的眼睛。

在湖堤的外面，大湖裏的被寒風掀起的浪濤，直向漫無涯際的蘆葦叢中打去，發出一種

冷冰冰的清脆的呼嘯來。湖堤內面，小湖的水已經快要車乾了，平靜無波的浸在灰黯的月光中，沒有絲毫可以令人高興的痕跡。雖然偶然也有一兩下彷彿像魚兒出水的聲音，但那却遠遠在靠近大湖邊的蘆葦叢的深處呢。

老梅想嘆一口氣，但給一種生成的倔強的性格把他哽住下來了。他原來是不相信什麼命運的人，不過近年他的確是太給命運折磨了一點。使他的境況，一天比一天壞起來。三個孩子和老婆，本來已經夠他累了的，何況去年哥哥死時還遺下一個瞎子嫂嫂和十歲的侄兒呢？種田，沒飯吃；做船夫，沒飯吃；現在費很大的利息借一筆錢來盤湖，又得到一個這樣的結果！……要不是他還保持着那種生成的倔強的性格啊！

米酒的力量漸漸地湧了上來，他底視線開始有點朦朧了。踏着薄霜的堤岸，搖搖擺擺地，無意識地望了一望那兩三里路外的溶溶在月光下面的家，和寡嫂底茅屋，便又一脚高一脚低地走向那有水聲的蘆葦跟前了。

『是誰呢？那水聲？』他覺得這蘆葦中的聲響奇怪，就用力捏了一捏手中的乾草，又，大聲地叫起來了：

『那一個在水中呀？』

寂靜……一種初冬的，午夜的，特殊的寂靜。

他走向前一步，靜心等了一會，又聽見了一個奇特的水聲。

『媽的！讓我下水……』話還剛剛說出一半，就像有一羣出巢的水鴨似地，六七個拖着魚籃的人，從蘆葦叢中鑽出來了，不顧性命地爬上湖堤，向四方奔跑着。

老梅底眼睛裏亂迸着火星！他舉起乾草叉來追到前面，使力地搨翻了一個長個兒，再追上去，又把一個矮子壓到了，籃子滿滿的魚兒，仍舊跳到了小湖中。

酒意像給潑了一盆冷水似地全消了。老梅大聲地把伙伴們都叫了攏來，用兩根草繩子縛着俘虜，推到蘆葦棚中仔細一看，五六個都不覺得失聲哈哈大笑起來。

當天上的朝霞掃盡了疏散的晨星的時候，當枯草上的薄霜快要溶解成露珠的時候，當老梅正同伙伴們踏上了水車的時候，在那遙遠的一條迂曲的小路上，有一個駝背的穿長袍戴眼鏡的人，帶着一個跟隨的小伙子，直向這湖岸的蘆葦前跑來。

老頭子祥爹坐在車上，揩了一揩細小的眼睛，用手遮着額角，向那來人的方向打望了一回，就正聲的，教訓似地對老梅說：

『你不要響，立春！讓我來……』他不自覺地裝了一個鬼臉，又回頭來對爛眼睛的老梁說：『你要是笑，黃頭髮，我敲破你底頭！……』

老梁同另外三個後生都用破布巾塞着嘴。王老五是那末閑散的摸着他那幾根稀疏的鬍鬚，一心一意地釘着那彩霞的天際。

駝背的穿長袍戴眼鏡的人走近來了。

『你早呀！黃六少爺！』

『唔，早呀！祥爹。』

互相地。不自然地笑了一笑。一種難堪的沉默的環境，沉重的脅迫着黃六少爺的跳動的心。他勉強的顫動着嘴唇問道：

『祥爹……看，看沒有看見我家的長工和侄兒呢？』

『唔……沒，沒有看見呀！這樣早，你侄少爺恐怕還躺在被窩裏吧。』接着又拋過來一個意義深長的諷刺的微笑，不緊不慢的：『長工，那一定是放牛去了囉……』

『不，昨夜沒有回家！』

『打牌去了……』

『不，還提了魚籃子的！』黃六少爺漸漸地感到有些尷尬而爲難了。

「啊……」祥爹滿不在意的停了一停水車的踏板，「這樣冷的天氣，侄少爺還要摸魚嗎？……唉！到底是有錢人家，這樣勤儉……難怪我們該窮……」

那個的面孔慢慢的紅起來，紅到耳根，紅到頸子……頭上冒着輕盈的熱氣。

「熱嗎？黃六少爺！十月小陽春呀！」話一句一句地，像堅硬的石子一般向黃六少爺打來，他的面孔由紅而紫，由紫而白。忽然間，一種固有的自尊心，把他激怒起來了：

「老東西！還要放屁嗎？不要再裝聾作啞了，你若不把我底人交出來……」

「哎呀！六少爺，你老人家怎麼啦！尋我們光蛋人開心嗎？我們有什麼事情得罪你老人家嗎？問我們，什麼人呀？……」

「好！你們不交出來嗎？……我看你們這些狗東西的！」黃六少爺氣沖地準備抽身就走。老梅本已經按耐不住了的，這一下他就像一把斷了弦的弓似的彈起來，跳到水

車下面：

『來！』

像一道符命似的把黃六少爺招轉了。

『六蜈蚣，我底孫子！我告訴你，你祇管去叫人來，老子不怕！你家的兩個賊都是老子抓起的！來吧，你媽媽的！你越發財就越做賊，……我臊你底祖宗！……』

『哈哈！……』老梁抽出了口中的手巾來大笑着。

『哈哈！……』王老五摸着他那幾根稀疏的鬍鬚大笑着。

祇有老頭子祥爹低下了頭，一聲不響的皺着眉額，慢慢地，才一字一板地打斷着大家底笑聲：

『爲什麼要這樣呢？你們，唉！……不好的！我，我原想奚落他一場，就把人交給他的，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得罪那蜈蚣精。唉！你們這些年輕的小伙子……』

『什麼呢；祥爹，你還不知道嗎？小湖的魚已經有數了。罵他，也是要害我的，不罵他，也是要害我的。……』老梅怒氣不消地說。

『那麼，依你底打算呢？……』

『打算？我一個人去和他拚……』

『唔！不好的！……』老頭子祇管搖着頭。回轉來對水車上的人們說：『停一會兒再車吧！來。我們到棚子裏去商量一下……』

太陽，從遼遠的蘆葦叢中湧上來，離地面已經有一丈多高了。六七八人，像一行小隊似地，跟在老頭子祥爹底背後，鑽進了那座牢固的蘆葦棚子中。

(一九三五年四月)

山村一夜

外面的雪越下越緊了。狂風吹折着後山的枯凍了的樹枝，發出啞啞的響叫。野狗遙遠的，憂鬱而悲哀的嘶吠着，還不時地夾雜着一種令人心悸的，不知名的獸類的吼號聲。夜的寂靜，差不多全給這些交錯的聲音碎裂了。冷風一陣一陣地由破裂的壁隙裏向我們的背部吹襲過來，使我們不能禁耐地連連地打着冷噤。劉月桂公公面向着火，這個老年而孤獨的破屋子主人，是我們的一位忠實的農民朋友介紹給我們來借宿的。他的左手拿着一大把乾枯的樹枝，右手掙着灰白的鬍子，一邊撥旺了火勢，一邊熱烈地，溫和地給我們這次的驚慌和勞頓安慰了；而且還滔滔不停地給我們講述着他那生平的，最激動的一些新奇的故事。

因為火光的反映，他的眼睛是顯得特別地歪斜，深陷，而且紅紅的。他的額角上牽

動着深刻的皺紋，他的鬍子頑強地，有力地高翹着，他的鼻尖微微地帶點兒勾曲，嘴唇是頗爲寬厚而且鬆弛的。他說起話來就像生怕人家要聽不清或者聽不懂他似的，總是一邊高聲地做着手勢，一邊用那深陷的，歪斜的眼睛看定着我們。

又因爲夜的山谷中太不清靜，他說話時總常常要起身去開開那扇破舊的小門，向風雪中去四圍打望一遍，好像察看着有沒有什麼人前來偷聽的一般：然後才深深地呵着氣，抖落那沾身的雪花，將門兒合上了。

「……先生，您們真的願意常常到我們這里來玩嗎？那好極了！那我們可以經常地做一個朋友了。」他用手在這屋子裏環指了一個圈圈：「您們來時總可以住在我這裏的，不必再到城裏去住客棧了。客棧裏的民團局會給您們麻煩得要死的。那些蠢子啊！……什麼保人啦！哪里來啦？哪里去啦？『年貌三代』啦！……他們對於來客，全像是在買賣一條小牛或者一只小豬那樣的，會給您們的頭上直看到腳下，連您們的衣服

身胚一共有多少斤重量，都會看出來的。真的，到我們這個連鳥都不高興生蛋的鬼地方來，就專門歡喜這樣子：給客人一點兒麻煩吃吃。好像他們自己原是什麼好腳色，而往來的客人個個都是壞東西那樣的，因為這地方多年前就不像一個住人的地方了！真的先生……

「世界上會有這樣一些人的：他們自以為是怎樣聰明得了不得，而別人祇不過是一些蠢子。他們自己拿了刀去殺了人家——殺了『蠢子』——劫得了『蠢子』的財帛，倒反而四處去向其他的『蠢子』招告：他殺的祇不過是一個強盜。並且說：他的所以要殺這個人，還不祇祇是為他自己，而是實在地為你們『蠢子』大家呢！……於是，等到你們這些真正的蠢子都相信了他，甚至於相信到自己動起手去殺自己了的時候，他就會得意洋洋地躲到一個什麼黑角落裏去，暗暗地好笑起來了：『看啦！他們這些東西多蠢啊！他們蠢得連自己的媽媽都不曉得叫呢！』……真的，先生，世界上就真會有這樣一

些人的。但他們却不知道：蠢的才是他們自己呢！因爲真正的蠢子蠢到了不能再蠢的時候，也就會一下子變得聰明起來的。那時候，他們這些自作聰明的人，就是再會得『叫媽媽』些，也怕是空的了吧。真的啊，先生！世界上的事情就通統是這樣的——我說蠢子終究要變得聰明起來的。要是他不聰明起來，那他就祇有自己去送死了，或者變成一個什麼十足的癡子，瘋子那樣的東西！……先生，真的，不會錯的！……從前我們這里還發生過一樁這樣的事呢：一個人會蠢到這樣的地步的——將自己親生的兒子送去給人家殺了，還要給人家去叩頭陪禮！您想：這還算是一個怎樣的世界呢？人蠢到這樣的地步了，又怎能不變成瘋子呢？先生！……」

「啊——會有這樣的事情嗎？桂公公！一個人又怎能將自己的兒子送去給人家殺掉呢？」我們對於這激動的說話，實在地感到驚異起來了，便連忙這樣問。

「您們實在不錯，先生。一個人怎能將自己的兒子送去給人家殺掉呢？不會的，普

天下不會，也不應該有這樣的事情的。然而，我却親自看見了，而且還和他們是親戚，還爲他們傷了一年多的心哩！先生。」

「怎樣的呢？這又是怎樣一回事呢？桂公公！」我們的精神完全給這老人家刺激起來了！不但忘記了外面的風雪，而且也忘記了睡眠和寒冷了。

「怎樣一回事？唉，先生！不能說哩。這已經是快兩週年的事情了！……但是先生，您們全不覺得要睡嗎？傷心的事情是不能一句話兩句話就說得完的！真的啊，先生！……您們不要睡？那好極了！那我們應該將火加得更大一些！……我將這話告訴您們了，說不定您們還有很大的益處呢！事情就全是這樣發生的：

「三年前，我的一個叫做漢生的學生，乾兒子，突然地在一個深夜裏跑來對我說：

「『乾爹，我現在已經尋了一條新的路了。我同曹德三少爺，王老發，李金生他們弄得很好了，他們告訴了我很多的事情。我覺得他們說得對，我要跟他們去了，像跟早

兩年前的農民會那樣的。乾爹，你該不會再笑我做蠢子和癡子了吧！」

「『但是孩子，誰叫你跟他們去的呢？怎麼忽然變得聰明起來了？你還是受了誰的騙呢？』我說。

「『不的，乾爹！』他說，『是我自己想清白了，他們誰都沒有來邀過我；而且他們也並不勉強我去，我祇是覺得他們說的對——就是了。』」

「『那麼，又是誰叫你和曹三少爺弄做一起的呢？』」

「『是他自己來找我的。他很會幫窮人說話，他說得很好哩！乾爹』」

「『是的，孩子。你確是聰明了，你找了一條很好的路。但是，記着：千萬不要多跟曹三少爺往來，有什麼事情先來告訴我。乾爹活在這世界上六十多年了，什麼事都比你經驗得多，你祇管多多相信乾爹的話，不會錯的，孩子。去吧！安靜一些，不要讓你的爹爹知道，並且常常到我這裏來。……』」

「先生，我說的就是這樣一個孩子，給他那糊塗的，蠢拙的爹爹送掉的。他住得離我們這里並不遠，就在這山村子的那一面。他常常要到我這里來。因為立志要跟我學幾個字，他便叫我做乾爹了。他的爹爹是做老長工出身的，因而家境非常的苦，爺兒倆就專靠這孩子做零工過活。但他自己却十分志氣。白天裏揮汗替別人家工作，夜晚小心地跑到我這裏來念一陣書。不喝酒，不吃烟。而且天性又溫存，有骨氣。他的個子雖不高大，但是十分強壯。他的眼睛是大大的，深黑的，頭髮像一叢短短的柔絲那樣……總之，先生！用不着多說，無論他的相貌，性情，脾氣和做事的精神怎樣，祇要你粗粗一看，便會知道這絕不是一個沒有出息的孩子就是了。」

「他的爹爹也常到這里來。但那是怎樣一個人物呢？先生！站在他的兒子一道，您們無論如何不會相信他們是父子的。他的一切都差不多和他的兒子相反：可憐，愚蠢，懦弱，而且怕死得要命。他的一世完全消磨在別人家的泥土上。他在我們山後面

曹大傑家裏做了三四十年長工，而且從來沒有和主人家吵過一次嘴。先生，關於這樣的人本來祇要一句話：就是豬一般的性子，牛一般的力氣。他一直做到六七年前，老了，完全沒有用了，才由曹大傑家裏趕出去。帶着兒子，狗一樣的住到一個草屋子裏，沒有半個人去憐惜他。他的婆子多年前就死了，和我的婆子一樣，而且他的家裏也再沒有別的人了！……

「就是這樣的，先生。我和他們爺兒倆做了朋友，而且做了親戚了。我是怎樣的喜歡這孩子呢？可以說比自己親生的兒子還要喜歡十倍。真的，先生！我是那樣用心地一個一個字去教他，而他也從不會間斷過，那怕是刮風，落雨，下大雪，一約定，他都來的。我讀過的書雖說不多，然而教他却也足有餘裕。先生，我是怎樣在希望這孩子成人啊！……

「自從那次夜深的談話以後，我教這孩子便格外用心了。他來的也更加勤密，而且

讀書也更覺得刻苦了。他差不多天天都要來的。我一看到他，先生，我那老年人的心，便要溫暖起來了。我想：我的心愛的孩子，你是太吃苦了啊！你雖然找了一條很好的路，但是你怎樣去安頓你自己的生活呢？白天裏揮汗吃力，夜晚還要讀書，跑路，做着你的有意思的事情！你看：孩子，你的眼睛陷進得多深，而且已經起了紅的圈圈了呢！唉，先生！當時我雖然一面想，却還一面這樣對他說：『孩子啊，安心地去做吧！不錯的——你們的路。乾爹老了，已經沒有用了。乾爹祇能睜睜地看着你們去做了哩。愛惜自己一些，不要將身子弄壞了！時間還長得很呢，孩子啲！……』但是，先生，我的口裏雖是這樣說，却有一種另外的，可怕的想法，突然來到我的心裏了。而且，先生，這又是怎樣一種懦弱的，傷心的，不可告人的想念呀！可是，我却沒有法子能夠壓制牠。我祇是暗暗爲自己的老邁和無能悲嘆罷了！而且我的心裏還在想哩：也許這樣的事情不會來吧！好的人是決不應該遭意外的事情的！但是先生，我怎樣了呢！我思想的這些心思

怎樣了呢？……唉，不能說哩！我不知道世界上真的有沒有天，而且天的心裏到底在想些什麼？爲什麼人家希望的事，偏偏不來；不希望的事，却一下子就飛來了！這到底是怎樣的一個天呢？而且又是怎樣的一個世界呢？先生不能說哩。唉，唉！先生啊！……」

因了風勢的過於猛烈，我們那扇破舊的小門和板壁，總是被吹得呀呀地作響。我們的後面也覺得有一股刺骨般的寒氣，在襲擊着我們的背心。劉月桂公公儘量地加大着火，並且還替我們摸出了一大捆乾枯的稻草來，靠塞到我們的身後。這老年的主人家的言詞和舉動，實在地太令人感奮了。他不但使我們忘記了白天路上跋涉的疲勞，而且還使我們忘記了這深沉，冷酷的長夜。

他祇是短短地沉默了一會。聽了一聽那山谷間的，隱隱不斷的野狗和獸類的哀鳴。一種夜的林下底陰鬱的肅殺之氣，漸漸地籠照到我們的中間來了。他也沒有再作一個其

他的舉動，祇僅僅去開看了一次那扇破舊的小門，便又睜動着他那歪斜的，深陷的，濕潤的眼睛，繼續起他的說話來了。

「先生，我說：如果一個人要過份地去約束和干涉他自己的兒子，那麼這個人便是一個十足的蠢子！就譬如我吧：我雖然有過一個孩子，但我却從來沒有對他約束過，一任他自己去四處飄蕩，七八年來，不知道他飄蕩到些什麼地方去了，而且連訊息都沒有。一個。因為年輕的人自有年輕人的思想，心情和生活的方法，老年人是怎樣也不應該去干涉他們的。一干涉，他們的心的和身的自由，便要死去了。而我的那愚拙的親家公，却不懂得這一點。先生，您想他是怎樣的去約束和干涉他的孩子呢？唉，那簡直不能說啊！除了到這里來以外，他完全是孩子走一步便跟一步地囉嗦着，甚至於連孩子去大小便他都得去望望才放心。就像生怕有一個什麼人會一下子將他的孩子偷去賣掉的那樣。您想，先生，孩子已經不是一個三歲兩歲的娃娃了，又怎能那樣的去監視呢？爲了

這事情我還不知道向他爭論過幾次哩，先生。我說：

「『親家公啦！您莫要老是這樣的跟着您的孩子吧！爲的什麼呢？是怕給人竊去呢？還是怕老鷹來銜去呢？您應當知道，他已經不是一個娃娃了呀！』」

「『是的，親家公。』他說，『我並不是跟他，我祇是有些不放心他——就是了！』」

「『那麼，您有些什麼不放心他呢？』我說。

「『沒有什麼，親家公。』他說：『我不過是覺得這樣：一個年輕的人，總應該管束一下子才好……』」

「『沒有什麼！』唉，先生！您想，一個人會懦弱到這樣的地步的：馬上說的話馬上就害怕承認得。於是，我就問他：

「『那麼，親家公，你管束他的什麼呢？』」

「『沒有什麼，親家公，我祇是想像我的爹爹年輕時約束我的那樣，不讓他走到壞的路上去就是了。』」

「『拉倒了您的爹爹吧！親家公！什麼是壞的路呢？』先生，我當時便這樣的生氣起來了。『您是想將您的漢生約束得同您自己一樣嗎？一生一世牛馬一樣的跟人家犁地耕田，狗一樣的讓人家趕出去嗎？……唉！你這愚拙的人啊！』先生，我當時祇顧這樣生氣，却並沒有看着他本人。但當我一看到他被我罵得低頭一言不發，祇管在拿着他的衣袖抖戰的時候，我的心便完全軟下來了。我想，先生，世界上爲什麼會有這樣可憐無用的人呢。他爲什麼要生到這世界上來呢？唉，他的五六十歲的光陰如何度過的呢？於是先生，我就祇能夠這樣溫和地去對答他了：

「『莫多心了吧！親家公。莫要老是這樣跟着你的漢生了，多愛惜自己一些吧！您要再是這樣跟着，您會跟出一個壞結局來的。告訴您：您的漢生是用不着您耽心的了，

至少比您聰明三百倍哩。』唉，先生，話有什麼用處呢？我應該說的，通統向他說過了。他一當了你的面，怕得你要命：背了你的面，馬上就四處去跟着，趕着他的兒子去了。

「關於他兒子所做的事，大家都知道，是無論如何不能夠去告訴他的。因此我就再三囑咐漢生：不要在他爹爹面前露出行迹來了。但是，誰知道呢？這消息是從什麼地方走給他耳朵裏的呢？也許是漢生的同伴王老發吧，也許是曹三少爺和木匠李金生吧！……但是後來據漢生說：他們誰都沒有告訴他過。大概是他自己暗中察覺出來的，因為他夜間也常常不睡地跟踪着。總之，漢生的一切，他不久都知道就是了，因此我就叫漢生特別注意，處處都要防備着他的爹爹。

「大概是大前年八月的夜間吧，先生，漢生剛剛從我這里踏着月亮走出去，那個老年的愚拙的傢伙便立刻跟着追到這里來了。因為沒有看見漢生，他便覺得有些不好意思

那樣的走近我的身邊。然而，却不說話。在大的月光的照耀下，他祇是用他那老花的眼睛望着我，豬鬃那樣的幾根稀疏的鬍子，也輕輕地發着戰。我想：這老東西一定又是來找我說什麼話了，要不然他就絕不會變成一副這樣的模樣。於是，我就立刻放下了溫和的臉色，殷勤地接着他。

「『親家公啦！您來又有什麼貴幹呢？』我開玩笑一般地說。

「『沒有什麼，親家公，』他輕聲地說。『我祇是有一樁事情不，不大放心，想和您來商量商量——就是了。』」

「『什麼呢？親家公。』」

「『關於您的乾兒子的情形，我想，親家公，您應該知道得很詳細吧！』」

「『什麼呢！關於漢生的什麼事情呢？噯，親家公。』」

「『他近幾個月來，不知道爲了什麼事，……親家公！夜裏總常常一個通夜不回

來。……』

「那又有什麼關係呢？」

「『我想，親家公！他說不定是跟着什麼壞人，走到壞的路上去了。因為我常常看見他同李木匠王老發他們做一道。要是真的，親家公，您想：我將他怎麼辦呢？我的心裏啊……』」

「『您的心裏又怎樣呢？』」

「『怎樣？……唉，親家公，您修修好吧！您好像一點都不知道那樣的！您想：假如我的漢生要有了什麼三長兩短，我還有命嗎？我不是要絕了後代了嗎？有誰來替我養老送終呢？將來誰來上坟燒紙呢？我又統共祇有這一個孩子！唉，親家公，幫幫忙吧！您想想我是怎樣將這孩子養大起來的呢？別人家不知道，您總應該知道呀！我那樣千辛萬苦的養大了他，我要是得不到他一點好處，我還有什麼想頭呢？親家公！』」

「『那麼您的打算是應該將他怎樣呢？』先生，我有點鄭重起來了。

「『沒有怎樣，親家公，』他說。這傢伙大概又對着月光看到我的臉色了。『您莫要生我的氣吧！我祇是覺得有點害怕，有點傷心就是了！我能將他怎麼辦呢？……我不過是想……』」

「『啊——什麼呢？』」

「『我想，想……親家公，您是他的乾爹！祇有您的話他最相信，您又比我們都聰明得多。我是想……想……求求你親家公對他去說一句開導的話，使他慢慢回到正路上來：那我就，就……親家公啊！就感——感……您的恩，恩……了。』」

「唉！先生！您想：對待這樣的一個人，還有什麼法子呢？他居然也知道了他自己是不聰明的人。他說了那麼一大套，歸根結蒂——還不過是爲了他自己沒有『得到他一點好處，』『怕』沒有人『養老送終』，『傷心』沒有人『上坟燒紙』罷了！而他自己

却又沒有力量去『開導』他的兒子，壓制他的兒子，祇曉得狗一樣的跟踪着，跟出來了又祇曉得跑到我這里來求辦法，叫『恩人！』您想，我還能對這樣可憐的，愚拙的傢伙說點什麼有意思的，能夠使他想得開通的話呢？唉，先生，不能說哩！當時我是實在覺得生氣，也覺得傷心。我極力地避開着月光，爲了怕他看出了我的不平靜的臉色。因爲我必須盡我的義務，對他說幾句『開導』他的，使他想得通的話；雖然我明知道我的話對於這頭腦糊塗的人沒有用處，但是爲了漢生的安靜，我也不能夠不說啊！

「我說：『親家公啦！您剛才囉哩囉嚇地說了這麼一大套，到底爲的什麼呢？啊，您是怕您的漢生走到壞的路上去嗎？那麼，您知道什麼路是壞的，什麼路才是好的呢？——您說：王老發，李金生他們都不是好人，是壞人！那麼他們的「壞」又都壞在什麼地方呢？——唉，親家公！我勸您還是不要這樣糊裏糊塗的亂說吧！凡事都應該自己先去想清一下子，再來開口的。您知道：您的年紀已經不少了呀！爲什麼還是這樣的

孩子一樣呢？你怎麼會弄得「絕後代」呢？您的漢生又幾時對您說過不給您「養老送終」呢？並且一個人死了就死了；沒有人來「上坟燒紙」又有什麼了不得呢？嚶，親家公，您是——蠢拙的人啊！……」

「唉，先生，我當時是這樣嘆氣地說。『莫要再糟蹋您自己了吧，您已經糟蹋得夠了！讓我來真正告訴您這些事情吧：您的孩子並沒有走到什麼壞的路上去，您祇管放心好了。漢生他比您聰明得多，而且他們年輕人自有他們年輕人的想法。至於王老發和李金生木匠他們就更不是什麼歹人，您何必去囉嗦他們，干涉他們呢？您要知道：卽算是您將您的漢生管束得同您一樣了，又有什麼好處呢？莫要、我說得不客氣，親家公，同您一樣至多也不過是替別人家做一世牛馬算了。譬如我對我的兒子吧，……八年了！您看我又有什麼了不得呢？唉，親家公啊！想得開些吧！況且您的兒子走的又並不是什麼壞的路，完全是爲着我們自己。您還有什麼不放心的呢？唉，唉！親家公啊！您這可憐的，老糊塗一樣的人啊！……』」

「唉，先生，您想他當時聽了我的這話之後怎樣呢？他完全一聲不做，祇是呆呆地坐在那里，賊一樣的用他那昏花的眼睛看着我，並且還不住地戰動着他的鬍子，開始流出眼淚來。唉，先生，我心完全給這東西弄亂了！您想我還能對他說出什麼話來呢？我祇是這樣輕輕地去向他問了一問：

「『喂，親家公！您是覺得我的話說得不對嗎，還是什麼呢？您爲什麼又傷起心來了呢！』」

「這時候，先生，我還記得：那個大的，白白的月亮忽然地被一塊黑雲遮去了；於是，我們就對面看不清大家的面龐了。我不知道他一個人在黑暗中做了些什麼事。半天，半天了……才聽見他哀求一樣的說道：

「『唉，不傷心哩，親家公！我祇是想問一問您：我的漢生他們如果發生了什麼別的事情，我一個人又怎樣辦呢？唉，唉！我的——親家公啊……』」

「『不會的哩，親家公！您祇管放心吧！祇要您不再去跟着囉嚇着您的漢生就好了。您不知道一句這樣的話嗎——吉人自有天相的！何況您的漢生並不是蠢子，他怎麼會不知道招呼他自己呢？……』」

「『唔，是的，親家公！您說的——都蠻對！祇是我……唔，嗯——總有點……不放心他……有點……害——怕——就是了！嗚嗚——……』」

「先生，這老傢伙站起來了，並且完全失掉了他的聲音，開始哽咽起來了。」

「『親家公，莫傷心了吧！好好地回去吧！』我也站起來送他了。『您傷心的什麼呢？替別人家做一世牛馬的好呢？還是自己有土地自己耕田的好呢？您安心地回去想清楚吧！不要再糊塗了吧！……』」

「唉，先生。還儘管囉囉嚇嚇地說什麼呢？一句話——他便是這樣一個懦弱的傢伙就是了。並且憑良心說：自從那次的說話以後，我沒有再覺得可憐這傢伙，因為這傢伙

有很多地方有不應去給他可憐的。但是在那次——我却騙了他，而且還深深地騙了自己。您想：先生！『吉人自有天相的，』這到底是一句什麼狗屁話呢？幾時有過什麼『吉人』，幾時又看見過什麼『天相』呢？然而，我却那樣說了，並且還那樣地禱告啦。這當然是我太愛惜漢生和太沒有學問的原故，因為我實在想不出一句適當的話去寬慰那個愚懦的人，也想不出一個法子來壓制和安靜自己。但是，先生。事情終於怎樣了呢？『吉人』是不是『天相』了呢？……唉，要回答，其實，在先前我早就說過了。那就是——您所想的，希望的事，偏偏不來，就心的，怕的和禍祟的事，一下子就飛來了！唉，先生，雖然他們那第一次飛來的禍事，都不是應在我的漢生的頭上，但是漢生的死，也就完全是遭了那次事的殃及哩。唉，唉！先生！啊……」

劉月桂公公因為用鐵鉗去撥了一撥那快要衰弱了的火燄，一顆爆裂的紅星，便突然地飛耀到他的鬍子上去了！這老年的主人家連忙用手尖去揮拂着，却已經來不及了，燒

斷掉三四根下來了。……我們都沒有說話。一種默默的，沉重的，憂鬱之感，漸漸地壓到了我們的心頭。因為這故事的激動力，和煩瑣反覆的情節底悲壯，已經深深地鎖住了我們的心喉，使我們插不進話去了。夜底山谷中的交錯的聲息，似乎都已經平靜了一些；然而愈平靜，就愈覺得世界在一步一步地沉降下去。好像一直欲沉降到一個無底的洞中去似地，使我們幾乎透不過氣來了。風雪雖然仍在飄降，但聽來却也已經削弱了很多。一切都差不多漸漸在恢復夜底寂靜的常態了。劉月桂公公却並沒有關心到他週圍的事物，他祇是不住地增加着火勢，不住地運用着他的手，不住地蹙動着他的灰暗的眉毛和睜開他的那昏沉的，深陷的，歪斜的眼睛。

因為遭了那火花的飛耀底損失，他繼續着說話的時候，總是常常要用手去摸着，護衛着他那高翹着而有力量的鬍子。

「那第一次的禍事的飛來，」他接着說，「先生，也是在大前年的十一月哩。那時

候，我們這裏的民團局因爲和外來的軍隊有了聯絡，便想尋點什麼功勞去獻獻媚，巴結巴結那有力量的軍官上司，便不分日夜地來到我們這山前山後四處搜索着。結果：那個叫做曹三少爺的，便第一個給他們弄去了。

「這事情的發生，是在一個降着嚴霜的早上。我的乾兒子漢生突然地丟掉了應做的山中的工作。喘息呼呼地跑到我這裏來了。他一邊睜大着他那大的，深黑的眼睛，一邊上氣不接下氣地，說：

「『乾爹，我們的事情不好了！曹三少爺給，給，給——他們天亮時弄去了！這怎，怎麼辦呢？乾爹……』」

「唉，先生。我當時聽了，也着實地替他們着急了一下呢。但是翻過來細細一想，覺得也沒有什麼大的了不得。因爲我們知道：對於曹三少爺他們那樣的人，弄去不弄去，完全一樣，原就沒有什麼關係的。因爲他們願不願意替窮人說話和做事，就祇要看

他們高興不高興便了，他們要是不高興，不樂意了，說不定還能夠反過來弄他的『同伴』一下子的。然而，我那僅僅祇是忠誠，赤熱而沒有經歷的乾兒子，却不懂得這一點。他當時看到我祇是默默着不做聲，便又熱烈而認真地接着說：

「『乾爹，您老人家怎麼不做聲呢？您想我們要是沒有了他還能怎麼辦呢？……唉，唉！乾爹啊！我們失掉這樣一個好的人，想來實在是一樁傷心的，可惜的事哩！……』」

「先生，他的頭當時低下去了。並且我還記得：的確有兩顆大的，亮晶晶的眼淚，開始爬出了他那黑黑的，濕潤的眼眶。我的心中，完全給這赤誠的，血性的孩子感動了。於是，我便對他說：

「『急又有什麼用處呢？孩子！我想他們不會將他怎樣吧！你知道，他的爹爹曹大傑遠在這里當『里總』』呀，他怎能不設法子去救他呢？……』」

● 「里總」同「村長」「鄉長」一樣。

「『唉，乾爹！曹大傑不會救他哩！因為曹三少爺跟他吵過架，並且德三少爺還常常對我們說他爹爹的壞話。您老人家想：他怎能去救這樣的兒子呢？……並且，曹三少爺是——好的，忠實的，能說話的脚色呀！……』」

「『唉，你還早呢，你的經歷還差得很多哩，孩子！』我是這樣地撫摸着他的底柔絲的頭髮，說：『你祇能夠看到人家的外面，你看不到人家的內心的：你知道他的心裏是不是同口裏相合呢？告訴你，孩子！越是會說話的人，越靠不住。何況曹德三的家裏的地位，還和你們相差這樣遠。你還知道『叫得好聽的狗，不會咬人——會咬人的狗，決不多叫』的那句話嗎？……』」

「『乾爹，我不相信您的話！……』這忠實的孩子立刻揩乾着眼淚叫起來了：『對於別人，我想：您老人家的話或者用得着的。但是對於德三少爺，那您老人家就未免太，太不原諒他了！……我不相信這樣地一個好的人，會忽然變節！……』」

「『對的，孩子！但願這樣吧。你不要怪乾爹太說直話，也許乾爹老了，事情見得不明了。曹德三這個人我又不常常看見，我不過是這樣說說就是了。』甯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您自己可以做主張，凡事多多防備防備……不過曹德三少爺我可以担保，決不致出什麼事情……」

「先生，就是這樣的。我那孩子聽了我的這話之後，也沒有再和我多辯，便搖頭嘆氣，快快不樂地走開了。我當時也覺得有些難過，因為我不應該太說得直率，以致刺痛了他那年青的，赤熱的心。我當時也是快快不樂地回到屋子裏了。」

「然而，不到半個月，我的話便證實了——曹德三少爺安安靜靜地回到他的家裏去了。」

「這時候，我的漢生便十分驚異地跑來對我說：

「『乾爹，你想：曹德三少爺怎樣會出來的？』」

「『大概是他們自己甘心首告了吧？』

「『不，乾爹！我不相信會有這樣的事。三少爺是很有教養的人，他還能夠說出很動人的，很有理性的話來哩！……』

「『那麼，你以為怎樣呢？』

「『我想：說不定是他的爹爹保出來的。或者，至多也不過是他的爹爹替他弄的手腳，他自己是決不至於去那樣做的！……』

「『唉孩子啊！你還是多多地聽一點乾爹的話吧！不要再這樣相信別人了，還是自己多多防備一下吧！……』

「『對的，乾爹。我實在應該這樣吧！……』

「『並且，莫怪乾爹說得直：你們還要時刻防備那傢伙——那曹三少爺……』

「那孩子聽了我這話，突然地驚愕得張開了他的嘴巴和眼睛，說不出話來了。很

久，他好像還不會聽懂我的話一樣。於是，先生。我就接着說：

「『我是說的你那「同伴」——那曹三少爺啦！……』」

「『那該——不會的吧！……乾爹！』他遲遲而且吃驚地，不大欲信地，說。

「『唉，孩子啊！爲什麼還是這樣不相信你的乾爹呢？乾爹難道會害你嗎？騙你嗎？……』」

「『是，是——的！乾爹！……』他一邊走，低頭回答道。並且我還清晰地聽見，他的聲音已經漸漸變得酸硬起來了。這時候我因爲怕又要刺痛了他的心，便不願意再追上去說什麼。我祇是想，先生。這孩子到底怎樣了呢？唉，唉，他完全給曹德三底好聽的話迷住了啊！……」

「就是這樣地平靜了一個多月，大家都相安無事。雖然這中間我的那愚懦的親家公會來過三四次，向我申訴過一大堆一大堆的苦楚，說過許多『害怕』和『耽心』的話。

可是，我却除了勸勸他和安慰安慰他之外，也沒有多去理會他。一直到前年正月十五日，元宵節的晚上，那第二次禍祟的事，便又突然地落到他們的頭上來了！……

「那一晚，當大家正玩龍燈玩得高興的時候，我那乾兒子漢生，完全又同前次一樣，匆匆地，氣息呼呼地溜到我這裡來了。那時候，我正被過路的龍燈鬧得昏頭腦脹，想一個人偷在屋子裏，點一枝臘燭看一點書。但突然地給孩子衝破了。我一看見他進來的那模樣，便立刻嚇了一跳，將書放下來。並且連忙地問着：

「『又發生了什麼呢？漢生！』我知道有些不妙了。

「他半天不能夠回話。祇是睜着大的，黑得怕人的眼睛，呆呆地望着我。

「『怎樣呢？孩子！』我追逼着，並且關合了小門。

「『王老發給他們弄去了——李金生不見了！』

「『誰將他們弄去的呢？』

「是曹……曹德三！乾爹……」他僅僅說了這麼一句，兩線珍珠一般的大的眼淚，便滔滔不絕地滾出來了！

「先生，您想！這是怎樣的不能說的事啊！」

「那時候，我祇是看着他，他也牢牢地望着我。……我不做聲他不做聲！……臘燭儘管將我們兩個人的影子搖得飄飄動動！……可是，我却尋不出一句適當的話來。我雖然知道這事情必然要來了，但是，先生，人一到了過份驚急的時候，往往也會變得愚笨起來的。我當時也就是這樣。半天，半天……我才失措一般地問道：

「『到底怎樣呢？怎樣地發生的呢？……孩子！』」

「『我不知道。我一個人等在王老發的家裏，守候着各方面的訊息，因為他們決定在今天晚上趁着玩龍燈的熱鬧，去搗曹大傑和石震聲的家。我不能出去。但是，龍燈還沒有出到一半，王老發的大兒子哭哭啼啼地跑回來了。他說：『漢叔叔，快些走吧！我

的爹爹給曹三少爺帶着兵弄去了！李金生叔叔也不見了！……」這樣，我就偷到您老人家這裏來了！……」

「『唔……原來……』我當時這樣平靜地應了一句。可是忽然地，一樁另外的，重要的意念，跑到我的心裏來了。我便驚急地說：

「『但是孩子——你怎樣呢？他們是不是知道你在我這裏呢？他們是不是還要來尋你呢？……』」

「『我不知道……』他也突然驚急地說——他給我的話提醒了。『我不知道他們在不在尋我？……我怎麼辦呢？乾爹……』」

「『唉，誠實的孩子啊！』先生，我是這樣地吩咐和嘆息地說：『你快些走吧！這地方你不能久留了！你是——太沒有經歷了啊！走吧，孩子！去到一個什麼地方去躲避一下！』」

「『我到什麼地方去呢？乾爹！』他急促地說：『家裏是萬萬不能去的，他們一定知道！並且我的爹爹也完全壞了！他天天對我囉嗦着，他還羨慕曹三忘八「首告」得好——做了官！……您想我還能躲到什麼地方去呢？』

「先生，這孩子完全沒有經歷地驚急得愚笨起來了。我當時實在覺可憐，傷心，而且着急。

「『那麼，其他的朋友都完全弄去了嗎？』我說。

「『對的，乾爹！』他說，『我們還有很多人哩！我可以躲到楊柏松那裏去的。』

「他走了，先生。但是走不到三四步，突然地又回轉了身來，而且緊緊地抱着我的頸子。

「『乾爹！……』

「『怎麼呢？孩子！』

「我，我祇是不知道：人心呀——爲什麼這樣險詐呢？……告訴我，乾爹！……」
「先生，他開始痛哭起來了，並且眼淚也來到了我的眼眶。我，我，我也忍不住了！……」

劉月桂公公略略停一停，用黑棉布袖子揩掉了眼角間溢出來的一顆老淚，便又接着說了：

「『是的，孩子。不是同一命運和地位的人，常常是這樣的呢！』我說。『你往後看去，放得老練一些就是了！不要傷心了吧！這裏不是你說話的地方了。孩子，去吧！』」
「這孩子走過之後，第二天，……先生，我的那拙蠢的親家公一早晨就跑到我這裏來了。他好像準備了一大堆話要和我說的那樣，一進門，就戰動着他那豬鬃一樣的幾根稀疏的鬍子，吃吃地說：

「『親家公，您知道王，王老發昨，昨天夜間又弄去了嗎？……』」

「『知道呀，又怎樣呢？親家公。』」

「『我想他們今天一，一定又要來弄，我的漢生了！……』」

「『您看見過您的漢生嗎？』」

「『沒有啊——親家公！他昨天一夜都沒有回來……』」

「『那麼，您是來尋漢生的呢？還是怎樣呢？……』」

「『不，我知道他不在您這里。我是想來和您商，商量一樁事的。您想，我和他

生，生一個什麼辦法呢？』」

「『您以為呢？』我猜到這傢伙一定又有了什麼壞想頭了。

「『我實在怕呢，親家公！……我還聽見他們說：如果弄不到漢生就要來弄我了！

您想怎樣的呢？親家公……』」

「『我想是真的，親家公。因為我也聽見說過：他們那里還正缺少一個爹爹要您去

做呢。』先生，我實在氣極了。『要是您不願意去做爹爹，那麼最好是您自己帶着他去將您的漢生給他們弄到，那他們就一定不會來弄您了。對嗎？親家公。』

「『唉，親家公——您爲什麼老是這樣地笑我呢？我是真心來和您商量的呀！……我有什麼得罪了您老人家呢？唉，唉！親家公。』

「『那麼你到底商量什麼呢？』

「『您想，唉，親家公。您想……您想曹德三少爺怎樣呢？……他，他還做了官哩！……』

「『那麼，您是不是也要您的漢生去做官呢？』先生，我實在覺得太嚴重了，我的心都氣痛了！便再也忍不住地罵道：『您大概是想嚐嚐老太爺和吃人的味道了吧，親家公。……哼！您這好福氣的，祿位高陞的老太爺啊！……』

「先生，這傢伙看到我那樣生氣，便嚇得全身都抖戰起來了，好像怕我立刻會將他

吃掉或者殺掉的那樣，把頭完全縮到破衣棉裏去了。

「『唔，唔——親家公！』他說：『您，怎麼又要罵我呢？我又沒有叫漢生去做官，您怎麼又要罵我呢？唉！我，我我不過是這樣說說別人家呀！……』」

「『那麼，誰叫您說這樣的蠢話呢？您是不是因為在他家裏做了一世長工而去聽了那老狗和曹德三的籠哄，欺騙呢！想他們會叫您一個長工的兒子去做官嗎？……蠢拙的東西啊？您到底怎樣受他們底籠哄，欺騙的呢？說吧，說出來吧！您這豬一樣的人啊！……』」

「『沒有啊——親家公！我一點都——沒有啊！……』」

「先生，我一看見他那又欲哭的樣子，我的心裏不知道怎樣的，便又突然地輾下來了。唉，先生，我就是一個這樣沒有用處的人哩！我當時僅僅祇追了他一句：

「『當真沒有？』」

『當真——一點都沒有啊！——親家公。……』

「先生，就是這樣的，他去了。一直到第六天的四更深夜，正當我們這山谷前後的風聲緊急的時候，我的漢生又偷來了。他這回却帶來了另外一個人，那個人就是木匠李金生。現在還在一個什麼地方帶着很多人衝來衝去地，但却沒有能夠衝回到我們這老地方來。他是一個大個子，高鼻尖，黃黃的頭髮，有點像外國人的。他們跟着我點的臘燭一進門，第一句就告訴我說：王老發死了！就在當天——第四天的早上。並且還說我那親家公完全變壞了，受了曹大傑和曹德三的籠哄，欺騙！想先替漢生去『首告』了，好再來找着漢生，叫漢生去做官。那木匠並且還是這樣地揮着他那砍斧頭一樣的手，對我保證說：

「『的確的呢，桂公公！昨天早晨我還看見他賊一樣地溜進曹大傑的家裏去了。他的手裏還拿着一個包包，您想我還能哄騙您老人家嗎？桂公公。』」

「我的漢生一句話都不說。他祇是失神地憂悶地望着我們兩個人，他的眼睛完全爲王老發哭腫了。關於他的爸爸的事情，他半句言詞都不插。我知道這孩子的心，一定痛得很利害了，所爲我便不願再將那天和他爹爹相罵的話說出來。並且我還替他寬心地說開去。」

「『我想他不會的吧，金生哥！』我說，『他雖然蠢拙，可是生死利害總應當知道呀！』」

「『他完全是給怕死，發財和做官嚇住了，迷住了哩！桂公公！』木匠高聲地，生氣一般地說。」

「我不再作聲了。我祇是問了一問漢生這幾天的住處和做的事情，他好像『心不在焉』那樣地回答着。他說他住的地方很好，很穩當，做的事情很多，因爲曹德三和王老發所留下來的事情，都給他和李金生木匠擔當了。我當然不好再多問。最後，關於我那

親家公的事情，大家又決定了：叫我天明時或者下午再去漢生家中探聽一次，看到底怎樣的。並且我們約定了過一天還見一次面，使我好告訴他們探聽的結果。

「可是，我的漢生在臨走時候還囑咐我說：

「『乾爹，您要是再看了我的爹爹時，請您老人家不要對他責備得太利害了。因為他……唉，乾爹！他是什麼都不懂得哩！……並且，乾爹』他又說：『假如他要沒有什麼吃的了！我還想請您老人家……唉，唉，乾爹——』」

「先生，您想：在世界上還能尋到一個這樣好的孩子嗎？」

「就在這第二天的一個大早上，我冒着一陣小雪，尋到我那親家公的家裏去了。可是，他不在。茅屋子小門給一把生着鏽的鎖鎖住了。中午時我又去，他仍然不在。晚間再去，……我問他那做竹匠的一個癩痢頭鄰居，據說是昨天夜深時給曹大傑家裏的人叫去了。我想：完了……先生。當時我完全忘記了我那血性的乾兒子底囑咐，我暴躁起來

了！我想——而且決定要尋到曹大傑家裏的附近去，等着，守着他出來，揍他一頓！……可是，我還不會走到一半路，便和對面來的一個人相撞了！我從不大明亮的，薄薄的雪光之下，縹糊地一看，就看出來了那個人是親家公。先生，您想我當時怎樣呢？我完全沉不住氣了！我一把就抓着他那破棉衣的胸襟，厲聲地說：

「『哼——你這老東西！你到哪里去了呢？你告訴我——你幹的好事呀！』」

「『唔，嚶——親家公！沒有呵——我，我，沒有——幹什麼啊！……』」

「『哼，豬東西！你是不是想將你的漢生連皮，連肉，連骨頭都給人家賣掉呢？』」

「『沒有啊——親家公。我完全——一點……都沒有啊——』」

「『那麼，告訴我！豬東西！你祇講你昨天夜裏和今天一天到哪里去了？』」

「『沒有啊！親家公。我到城，城裏去，去尋一個熟人，熟人去了啊！』」

「唉，先生，他完全顫動起來了！並且我還記得：要不是我緊緊地拉着他的胸襟，

他就要在那雪泥的地上跪下去了！先生，我將他怎麼辦呢？我當時想。我的心裏完全急了，亂了——沒有主意了。我知道從他的口裏是無論如何吐不出真消息來的。因為他太愚拙了，而且受人家的哄騙的毒受得太深了。這時候，我忽然地記起了我的那天性的孩子的話：『不要將我的爹爹責備得太利害了！……因為他什麼都不懂得！……』先生的心又軟下去了！——我就是這樣地沒有用處。雖然我並不是在可憐那傢伙，而是心痛我的乾兒子；可是我到底不應該在那個時候輕易地放過他，不揍他一頓，以致往後沒有機會再去打那傢伙了！沒有機會再去消我心中的氣憤了！就是那樣的啊，先生。我將他輕輕地放去了，並且不去揍他，也不再罵他，讓他溜進他的屋子裏去了！……

「到了約定的時候，我的乾兒子又帶了李金生跑來。當我告訴了他們那事情的時候，那木匠祇是氣得亂碰亂跳，說我不該一拳頭都不揍，就輕易地放過他。我的乾兒子祇是搖頭，流眼淚，完全流得像兩條小河那樣的。並且他的臉已經瘦得很利害了！被煩

重的工作弄得憔悴了！眼睛也越加現得大了，深陷了！好像他的臉上除了那雙黑黑的眼睛以外，就再看不見了別的東西那樣的。這時候我的心裏的着急和悲痛的情形，先生，我想您們總該可以想到的吧！我實在是覺得他們太危險了！我叫他們以後絕不要再到我這里來，免得給人家看到。並且我決意地要我的乾兒子和李金生暫時離開這山村子，等平靜了一下，等那愚拙的傢伙想清了一下之後再回來。爲了要使這孩子大胆地離開故鄉去飄泊，我還引出自己的經歷來做了一個例子，對他說：

「『去吧，孩子啊！同金生哥四處去飄游一下，不要再拖延在這里等禍事了！四處去見見世面吧！……你看乾爹年輕的時候飄游過多少地方，有的地方你連聽都沒有聽到過哩。一個人，赤手空拳地，入軍營，打仗，坐班房……什麼苦都吃過，可是，我還活到六十多歲了。並且你看你的定坤哥，（我的兒子的名字，先生。）他出去八年了，

信都沒有一個。何況你還有金生哥做同伴呢！……」

「可是，先生。他們却不一定地答應。他們祇是說事業拋不開，沒有人能夠接替他。他那沉重的担子。我當時和他們力爭說：担子要緊——人也要緊！直到最後，他們終於被說得沒有了辦法，才答應着看看情形再說；如果真的站不住了，他們就到外面去走一趟也可以的。我始終不放心他們這樣的回答。我說：

「『要是在這幾天他們搜索得利害呢？……』」

「『我們並不是死人啊，桂公公！』木匠說。

「他們走了，先生，我的乾兒子實在不捨地說：

「『我幾時再來呢？乾爹！』」

「好些保重自己吧！孩子，處處要當心啊！我這里等事情平靜之後再來好了！莫要這樣的，孩子！見機而作，要緊得很時，就到遠方去避一時再說吧！……」

「先生，他哭了。我也哭了。要不是有李金生在他旁邊，我想，先生，他說不定還要抱着我的頸子哭半天呢！……唉！唉——先生，先生啊——又誰知道這一回竟成了我們的永別呢？唉，唉——先生，先生啊！……」

火堆漸漸在熄滅了，枯枝和枯葉也沒有了。我們的全身都給一種快要黎明時的嚴寒襲擊着，凍得同生鐵差不多。劉月桂公公祇管在黑暗中戰得悉索地作響，並且完全停止了他的說話。我們都知道：這老年的主人家不但是爲了寒冷，而且還被那舊有的，不可磨消的創痛和悲哀，沉重地鞭捶着！雄雞已經遙遙地啼過三遍了；可是，黎明還不即到來。我們爲了不堪在這嚴寒的黑暗中沉默，便又立刻請求和催促這老人家，要他將故事的「收場」趕快接着說下去，免得耗費時間了。

他摸摸索索地站起身來，沿着我們走了一個圈子，深深地嘆着氣，然後又坐了下去。

「不能說哩，先生！唉，唉！……」他的聲顫動得非常利害了。「說下去連我們的心都要痛死的。但是，先生，我又怎能不給您們說完呢？唉，唉！先生，先生啊！……」

「大概過了半個多月的平靜日子，我們這山谷的村前村後，都現得蠻太平那樣的。先生！李金生沒有來，我的親家公也沒有來。我想事情大概是沒有關係了吧！親家公或者也想清一些了吧！可是，正當我準備要去找我那親家公的時候，忽然地，外面又起了風傳了——鬼知道這風傳是從什麼地方來的呢？我祇是聽到那個癩痢頭竹匠對我說了這麼一句：『漢生給他的爹爹帶人弄去了！』我的身子便像一根木頭柱子那樣的倒了下去！……先生，在那時候，我祇一下子就痛昏了。並且我還不知道是什麼人在什麼時候給我弄醒來的。總之，當我醒來的時候，我的眼睛已經給血和淚弄模糊了！我所看見的世界完全變樣了！……我雖然明知道這事情終究要來的，但我又怎能忍痛得住我自己呢？先生啊！……我不知道做聲也不知道做事地，呆呆地坐了一個整日。我的棉衣通統

給眼淚濕透了。一點東西都沒有吃。不知道世界上還有沒有比這更殘酷，更傷心的事情沒有！爲什麼這樣的事情偏偏要落到我的頭上呢？我想：我還有什麼呢？世界上剩給我的還有什麼呢？唉，唉！先生……

「我完全不能安定，睡不是，坐不是，夜裏燒起一堆大火來，一個人哭到天亮。我雖然明知道『吉人天相』的話是狗屁，可是，我却卑怯地念了一通晚。第二天，我無論如何忍痛不住了，我想到曹大傑的大門口去守候那個愚拙的東西，和他拚命。但是，我守了一天都沒有守到。夜晚又來了，我不能睡。我不能睡下去，就好像看見我的漢生帶着渾身血污在那里向我哭訴的一樣。一切夜的山谷中的聲音，都好像變成了我的漢生的悲憤的申訴。我完全喪魂失魄了。第三天，先生，是一個大風雨的日子，我不能夠出去。我祇是咬牙切齒地罵那蠢惡的，愚拙的東西，我的牙齒都咬得出血了。『虎口不食兒肉！』先生，您想他還能算什麼人呢？

「連夜的大風大雨，刮得我的心中祇是炸開那樣的作痛。我掛記着我的乾兒子，我真不能夠替他作想啊！先生，連天都在那里爲他流眼淚呢。我滾來滾去地滾了一夜，不能睡。也找不到一個能夠探聽出消息的人。天還沒有大亮，我就爬起來了。我去開開那扇小門，先生，你想怎樣呢？唉，唉！世界真會有這樣傷心的古怪事情的——我第一眼看見的就是那個要命的愚拙的傢伙。他爲什麼會回到這里來的呢？這又是怎樣一回事呢？唉，唉，先生！他完全落得渾身透濕，狗一樣地蹲在我的門外面，抖索着身子。他大概是來得很久了，蹲在那里而不敢叫門吧！這時候，先生，我的心血完全湧上來了！我本是要拿把菜刀去將他的頭頂劈開的。但是，我還沒有來得及翻身去，他就爬到泥地上跪下來了！他的頭搗葱那樣的在泥水中搗着，並且開始小孩子一樣的放聲大哭了起來。先生，憑大家的良心說說吧！我當時對於這樣的事情應該怎樣辦呢？唉，唉！這蠢子——這瘋子啊！……殺他吧？看那樣子是無論如何也下不去手的！不殺嗎？又恨不

過，心痛不過！先生，連我都差不多要變成瘋子了！我的眼睛中又流出血來了！我走進屋子裏去，他也跟着，哭着，用膝頭爬了進來。唉，先生！怎樣辦呢？……

「我坐着，他跪着。……我不做聲，他不做聲！……他的身子抖，我的身子也抖！……我的心裏祇想連皮連骨活活的吞掉他，可是，我下不去手，完全沒有用！……

「『嗚——嗚……親家公！』半天了，他才昂着那泥水沾污的頭，說：『恩，我的恩——人啊……打，打我吧！……救救，我和孩，孩子吧！嗚，嗚——我的恩——親家公啊……』」

「先生，你想：這是怎樣叫人傷心的話呢！我拿這樣的人和這樣的事情怎麼辦呢？唉，唉，先生！真的呢，我要不是爲了我那亦誠的，而又無罪受難的孩子啊！……我當時祇是——

「『怎樣呢？——你這老豬啦！孩子呢？孩子呢？——』我提着他的濕衣襟，嚴酷

地問他說。

「『沒有——看見啊！親家公，他到——鳴，鳴，——城，城裏，糧子裏去了哩！——鳴，鳴……』」

「『啊——糧子裏？……那麼，你爲什麼還不去做老太爺呢？你還到我們這窮親戚這裏來做什麼呢？……』」

「『他，他們，曹大傑，趕，趕我出來了！恩——恩人啊！鳴，鳴！……』」

「『哼！『恩人啊！』——誰是你的『恩人』呢？……好老太爺！你不要認錯了人啦！……祇有你自己才是你兒子的『恩人』也祇有曹大傑才是你自己的恩人呢！……』」

「先生，他的頭完全叩出血來了！他的喉嚨也叫嘶了！一種報復的，懣惡的，而且又萬分心痛的感覺，壓住了我的心頭。我放聲大哭起來了。他爬着上前來，下死勁地抱着我的腿子不放！而且，先生。『說起我那受罪的孩子，我的心又禁不住地顫下來

了！……看他那樣子，我還能將他怎麼辦呢？唉，先生，我是一生一世都沒有看見過愚拙得這樣可憐的，心痛的傢伙呀！……

「『他，他們叫我自己到城，城裏去！』他接着說，『我去了！進，進不去呢！鳴，親家——恩人啊！……』」

「唉，先生！直到這時候，我才完全明白過來了。我說：『老豬啦！你是不是因為老狗趕出了你，而要我陪你到城裏的糧子裏來去問消息呢？』先生，他祇是狗一樣地朝我望着，很久，並不作聲。『那麼，還是怎樣呢？』我又說。

「『是，是，親家恩人啊！救救我的孩子吧——恩——恩人啊！……』」

「就是這樣，先生！我一問明白之後，就立刻陪着他到城裏去了。我好像拖豬羊那樣的拖着他的濕衣袖，冒着大風和大雨，連一把傘都不曾帶得。在路上：仍舊是——他不作聲，我不作聲。我的心裏祇是像被什麼東西在那里蹂躪着。路上的風雨和過路的人

羣，都好像和我們沒有關係。一走到那里，我便叫他站住了；自己就親身跑到衛門去問訊和要求通報。其實，並不費多的週折，那衛兵進去一下，就又出來了。他說：官長還正在那里等着要尋我們說話呢！唔！先生聽了這話，我當時還着實地驚急了一下子！我以爲還要等我們，是？……但過細一猜測，覺得也沒有什麼。而且必須要很快地得到我的乾兒子的消息，於是，就大着胆子，拖着那豬人進去了。

「那完全是一個怕人的場面啦！先生。我還記得：一進去，那裏面的內衛，就大聲地吆喝來了。我那親家公幾乎嚇昏了，腿子祇是不住地抖戰着。

「『你們中間誰是文漢生的父親呢？』一個生着小鬍子的官兒，故意裝得溫和地說。

「『我——是。』我的親家公一根木頭那樣地回答着。

「好哇！你來得正好！……前兩天到曹大爺家裏去的是你嗎？」

「是！……老爺！」

「唉，先生！不能說哩。我這時候完全看出來了——他們是怎樣在擺佈我那愚拙親家公啊！我祇是牢牢地將我的眼睛閉着，聽着！……」

「『那麼，你來又是做什麼的呢？』官兒再說。

「『我的——兒子啦！……老爺！』」

「『兒子？文漢生嗎？原來……老頭子！那給你就是嘍！——你自己到後面的操場中去拿吧！……』」

「先生，我的身子完全支持不住了，我已經快要昏痛得倒下去了！可是，我那愚拙的親家公却還不知道，他似乎還喜得，高興得跳了起來，我聽着：他大概是想奔到後操場中去『拿兒子』吧！……突然地，給一個聲音一帶，好像就將他帶住了！」

「『你到什麼地方去？老東西！』」

「『我的——兒子呀！』」

「先生，我的眼越閉越牢了，我的牙關咬得繃緊了。我祇聽到另外一個人大喝道：『哼！你還想要你的兒子哩，老烏龜！告訴你吧！那樣的兒子有什麼用處呢？』」

「『爲非做歹！』」「忤逆不孝！」「目無官長！」「咆哮公堂！」……我們已經在今天早晨給你……哼！搶斃了——你還不快些叩頭感謝我們嗎？……噫！要不是看你自己先來『首告』得好時……』」

「先生——世界好像已經完全翻過一個邊來了！我的耳朵裏雷鳴一般地響着！眼睛裏好像閃動着無數條金蛇那樣的。模糊之中，祇又聽到另外一個粗暴的聲音大叫道：

「『去呀！你們兩個人快快跪下去叩頭呀！這還不應當感激嗎？……』」

「於是，一個沉重的槍托子，朝我們的腿上一擊——我們便一齊連身子倒了下去，不能夠再爬起來了！……」

「唉，唉！先生，完了啊！——這就是一個從蠢子變瘋子，瘋子的傷心故事呢！……」

劉月桂公公將手向空中沉重的一擊，便沒有再作聲了。這時候，外面的，微弱的黎明之光祇已經開始破綻進來了。小屋子裏便立刻現出來了所有的什物的輪廓。而且漸漸地清晰起來了。這老年的主人家的灰白的頭，仰靠到床沿上，歪斜的，微閉着的眼皮上，留下着交錯的淚痕。他的有力的鬍子，完全陰鬱地低垂下來了，錯亂了，不再高翹了。他的鬆弛的，寬厚的嘴唇，爲說話的過度的疲勞，而頻頻地戰動着。他似乎從新感到了一個搶托的重擊那樣，躺着而不再爬起來了！……我們雖然也覺十分疲勞，困倦；全身疼痛得要命。可是，這故事的悲壯和人物的英雄的教訓，却償還了我們的一切。我們覺得十分沉重地站起了身來，因爲天明了，而且必須要趕我們的路。我的同伴提起了那小的衣包，用手去推了一推劉月桂公公的肩膊。這老年的主人家，似乎還才從

夢境裏驚覺過來的一般，完全怔住了！

「就去嗎？先生！……………你們都不覺得疲倦嗎？不睡一下嗎？不吃一點東西去嗎？……………」

「不，桂公公！謝謝你！因為我們要趕路。夜裏驚擾了您老人家一整夜，我們的心裏實在過意不去呢！」我說。

「唉！何必那樣說哩，先生。我祇希望您們常常到我們這里來玩就好了。我還囉囉嚶嚶地，擾了您們一整夜，使您們沒有睡得覺呢！」桂公公說着，他的手幾乎又要揩到眼睛那里去了。

我們再三鄭重地，親敬地和他道過了別，踏着碎雪走出來。一路上，雖然疲倦得時時要打瞌睡，但是祇要一想起那傷心的故事中的一些悲壯的，英雄的人物，我們的精神便又立刻振作起來了！

山村一夜

八〇

前面是我們的路……

(一九三六年七月四日，大病之後。)

湖 上

晚飯後，那個姓王的混名叫做老耗子的同事，又用狡猾的方法，將我驅到了洞庭湖邊。

他是一個非常樂天的，放蕩的人物。雖然還不到四十歲，却已留着兩撇細細的鬍子了。他底眼睛老是眯眯地笑着的。他底眉毛上，長着一顆大的，亮晶晶的紅痣。他那喜歡說慌的小嘴巴，被壓在那寬大的誠實的鼻樑和細鬍子之下，是顯得非常的滑稽和不相稱的。他一天到晚，總是向人家打趣着，謊騙着。尤其是逗弄着每一個比較誠實和規矩的同事，出去受窘和上當，那是差不多成爲他每天唯一的取樂的工作了。

他對我，也完全採一種玩笑的態度。他從來沒有叫過我底名字，而祇叫「小蟲子，」或者是「沒有經過世故的娃娃。」

「喂！出去玩吧，小蟲子，」一下辦公廳，他常常這樣的向我叫道：「你爲什麼還在這里用功呢？你真是一個——沒有經過世故的娃娃呀！……來，走吧，『人生不滿百，常懷千年憂，』你大概又這裏努力你底萬里前程了罷，你要知道——世界上是沒有一千歲底人的呀！何不及時行行樂呢？……小蟲子！『今朝有酒今朝醉』啦！……」於是他接着唱着他那永遠不成腔調的京戲：「嘆人生……世間……名利牽！——拋父母……別妻子……遠離……故……園！……」

今天，他又用了同樣的論調，強迫着將我底書拋掉了。並且還拉着我到湖上，他說是同去參觀一個漁夫們底奇怪的結婚禮。

我明明地知道他又在說謊了。但我畢竟還是跟了他去，因爲我很想知道他到底要和我開一個怎樣的玩笑。

黃昏的洞庭湖上的美麗，是很難用筆墨形容得出來的。尤其是在這秋盡冬初的時

候，湖水差不多完全擺脫了夏季的渾濁，澄清得成爲一片碧綠了。輕軟的，光滑的波濤，連連地，合拍地抱吻着沙岸，而接着發出一種失望的嘆息似的低語聲。太陽已經完全沉歿到遙遙的，無際涯的水平綫之下了。留存着在天空中的，祇是一些碎絮似的晚霞的裂片。紅的，藍的，紫玉色和金黑色的。這些彩色的光芒，反映到湖面上，就更使得那軟滑的波濤美麗了。離開湖岸約半里路的蓼花洲，不時有一陣陣雪片似的蘆花，隨風向岸邊飄忽着，遠帆逐漸地歸來了，牠們一個個地掠過蓼花洲，而開始剪斷着牠們底帆索。

人在這裏，是很可以忘却他自身底存在的。

我被老耗子拉着走着，我底心靈就彷彿生了翅膀似的，一下子活到那彩霞的天際裏去了。我祇顧貪婪地看着湖面，而完全忘記了那開玩笑的事情。

當我們走近了一個比較乾淨的碼頭底時候，突然地，老耗子停住了。他用一隻手遮

着前額，靜靜地，安閑地，用他那眯眯的小眼睛，開始找尋着停泊在碼頭下底某一個船隻。而這時候，天色是漸漸地昏暗起來了，似乎很難以分辨出那些船上底人底面目。那通統是一些舊式的，靈活的小划船。約莫有二十來隻吧。牠們並排地停泊着，因為給我看出來了那上面底某一種特殊的標誌，我便突然地警覺過來了。

老耗子放下他底手來，對我歪着頭，裝了一個會心的，諷刺的微笑。因為過份地懶惡底緣故，我便下死勁地對他啐了一口：

「鬼東西呀，你爲什麼將我帶到這地方來呢？」

他只聳了一聳肩，便強着我走下第一級碼頭基石。並且附到我底耳邊低低地說：

「傻孩子，還早啦！……人家的新娘子還沒有進屋呢。」

「那末，到這裏來又是找誰呢？……」

「不做聲，……」他命令地說。並且又拖着走下三四級基石了。

我完全看出了他底詭計。我知道，在這時候，縱使要設法子逃脫，也是不可能的，丟醜的事情了。他將我底手膀挾得牢牢地，就像預先知道了我一定要溜開的那樣。天色完全昏暗下來了。黑色的大的魔口，張開着吞蝕了一切。霞光也通統幻滅了，在那混沌的，模糊的天際，却又破綻出來了三四顆透亮的，綠眼睛似的星星。

我暗自地穩定了一下自己底心思，壯着胆子，跟着他走着。碼頭已經祇剩六七級了，老耗子却仍然沒有找着他底目的，於是，他便不得不叫了起來：

「秀蘭！……喂！——哪里啊？……」

每一個小船上都有頭伸出來了，並且立刻響來一陣雜亂的，銳利而且親熱的回叫：

「客人！……補衣吧？」

「格里啦，——客人哩！」

「我們底補得真好呢，客人！……」

我底心跳起來了，一陣不能抑制的惡心和羞赧，便開始像火一般的燃燒着我那「沒有經過世故的」雙頰。老耗子似乎更加變得鎮靜了，因為還沒有聽到秀蘭底回答，他便繼續地叫着：

「秀蘭！……喂！……秀蘭啦……」

「這裏！……王伯伯！……」一個清脆的，細小的聲音，在遠遠的角角上回應着。

一會兒，我們便掠過那些熱烈的呼叫，摸着踏上一個搖擺得利害的小划船了。這船上有一股新鮮的，油漆底氣味。很小很像一個蓮子船兒改造的。老耗子蹲在艙口上，向那裏面的一個孩子問道：

「媽媽呢？蓮仔兒；」

「媽媽上去了！……」

「上哪裏去了呀？」

那孩子打了一個噴嚏，沒有回答。老耗子便連忙鑽了進去，很熟識地刮着火柴，尋着一盞有罩子的小桐油燈燃着了。在一顆黃豆般大的，一跳一跳的火光之下，照出來了一個長髮的，美麗的女孩子底面目。這孩子很小，很瘦，皮膚被湖風吹得略略帶點黃褐色。但是她底臉相是端正的。她底嘴唇紅得特別鮮艷，祇要微微地笑一下，就有一對動人的酒窩，從她底兩頰上現了出來。她底鼻子，高高的，尖尖的。她底眉毛就像用水筆描畫出來的那樣清秀。但是我却沒有注意到：她底那一對有着長睫毛的，大大的，帶着暗藍色的眼睛，是完全不看見一切的。她斜斜地躺在那舖着線毯和白被子的，乾淨的艙板上，靜靜地傾聽着我們底舉動。

我馬上對這孩子懷着一種同情的，惋惜的心情了。

「還有誰同來呀？王伯伯。」她帶笑地，羞却地說。

「一個叔叔！……你的媽媽倒底哪裏去了呢？」老耗子又問了。

「她說是找秋菊姑姑的，……我不曉得……她去得蠻久了！……」

老耗子摸着鬍子，想了一想。於是對我笑道：

「你不會跑掉嗎？小蟲子！」

「我爲什麼要跑呢？……」

「好的，跑的不是好腳色。你在這裏等一等，我去尋她來！……但是，留意！你不要偷偷地溜掉呀！……要是給別的船上拖去吃了『童子雞』，那麼，嘿嘿！……」他馬上又裝出了一個滑稽的，唱戲似的姿勢：「山人就不管了——啊！……」

我非常肯定地回答了他，因爲我看破了這條詭計也沒有什麼大的了不得。而且那盲目的女孩子，又是那樣可愛的引動了我的好奇心，我倒巴不得他快快地走上去，好讓我有機會詳細盤問一下這女孩子——關於他和她們往來底關係。

晚風漸漸地吹大了。船身波動起來，就像小孩子睡搖籃那樣的完全沒有了把握。當

老耗子上去之後，我便將那盞小桐油燈取下來放在艙板上，並且一面用背脊擋着風的來路，提防着將牠拂滅了。

那女孩子打了一個翻身，將面龐仰向着我，她似乎想對我說一句什麼話，但是她祇將嘴巴微微地顫了一下，現了一現那兩個動人的酒窩，便又羞却地停住了。她底那朦朧的大眼睛，睜開了好幾次，長睫毛閃動着就像蝴蝶底翅膀似的，可是她終於祇感到一種痛苦的失望，因為她無論如何也不能夠看見我。

「你底媽媽常常上岸去嗎？」我開始問她了。

「嚶——這鬼婆子！」蓮伢兒應着。「她就像野貓一樣哩，一點良心都沒得的！……嚶嚶，叔叔——你貴姓呀？」

「我姓李……你十一歲嗎？」

「不，十二歲啦！」她用小指頭對我約着。但是她約錯了，她伸出底指頭，不是十

二歲，而仍舊是十一歲。

「你一個人在船上不怕嗎？」

「怕呀！……我們這裏常常有惡鬼？……我真怕呢，叔叔！……下面那隻渡船上底賈鬍子，就是一隻惡鬼。他真不要臉？他常常不做聲地摸到我們這裏來。有一回他將我底一床被窩摸去了，唉，真不要臉！我打他。他也不做聲的！……還有，洋船棚子裏底爛橘子，也是一隻惡鬼。他常常做鬼叫來唬我！……不過他有一枝吹得蠻好聽的小笛子叔叔，你有小笛子嗎？……」

「有的。」我謊騙她說：「你歡喜小笛子嗎？明天我給你帶一枝來好了。……你底媽媽平常也不帶你上去玩玩嗎？……」

「嚶嚶，……她總是帶別人上去的——沒得良心的傢伙！……」她抱怨地，悲哀地嘆了一口氣。「我有眼睛，我就真不求她帶了，像爛橘子一樣的，跑呀，跑呀！……嚶

「噯，叔叔，小笛子我不會吹呢？」

「我告訴你好啦！」

「告訴我？」……她快活地現出了她那一對動人的酒靨，叫道：「你是一個好人是嗎？叔叔！……我底媽媽真不好，她什麼都不告訴我的。有一回，我叫她告訴我唱一個調子，她把我打了一頓。……還有，王伯伯也不好，他也不告訴我。他還叫媽媽打我，不把飯我吃！……」

「王伯伯常常來嗎？」我插入她底話中間道。

「唔！……」她底小嘴巴蹺起了，生氣似地。「他常常來。他一來就拖媽媽上去吃酒。……有時候也在船上吃！……我底媽媽真醜死了，吃了酒就要哭的——哭得傷心傷意！王伯伯總是唱，他唱得我一句都不懂！……他有時候就用拳腳打媽媽！……只有那個李伯伯頂好啦！他又不打媽媽。他又歡喜我！……」

「李伯伯是誰呀？」

「一個老信子，●摸摸有蠻多鬍子的。他也姓李，她是一個好人。……還有，張伯伯也有鬍子，也是一個好人。……黃叔叔和陳叔叔都沒得鬍子。陳叔叔也喜歡我，他說話像小姑娘一樣細，……黃叔叔也頂喜歡打媽媽——打耳瓜子！……另外邊有一些人，媽說他們是兵，會殺人的！我真怕哩！……祇有一個挑水的老信子，媽可以打他，罵他！……媽媽說他沒得錢——頂討厭！噯噯，他買糖我吃，他會笑。他喜歡我！……媽媽這樣頂不好——祇要錢，祇吃酒。她底朋友頂少有一百個，這一個去，那一個又來……」

這孩子似乎說得非常興奮了，很多的話，都從她底小嘴裏不斷地滾了出來，而且每一句都說得十分的清楚，流利。尤其是對於她底母親過去的那些人底記憶，就比有眼睛

的孩子還說得真確些。這不能不使我感到驚異。並且她底小臉上底表情，也有一種使人不能抗拒的，引誘的魔力。祇要她飛一飛睫毛，現一現酒窩就使人覺得更外地同情和可愛了。

我問她底眼睛是什麼時候瞎的，她久久沒有回答，一提到眼睛，這孩子底小臉上就苦痛起來了。並且立刻沉入到一種深思的境地，像在回想着她那完全記不清了的，怎樣瞎眼睛底經過似地。半天了，她才憤憤地嘆了口氣說：

「都是媽媽不好！……生出來三個月，就把我弄瞎啦！清光瞎呢。……我叫她拿把小刀割我一只耳朵去，換只看得見的眼睛我，她就不肯。她頂怕痛，這鬼婆子！……我跟她說——噯噯，借一只眼睛我看一天世界吧！……她就打我——世界沒有什麼好看得，統統是惡鬼！……」

一說到惡鬼，她底臉色，就又更加氣憤起來。

「他騙我？叔叔。……像賈鬍子和爛橘子那樣的惡鬼，我真不怕哩！」

湖上底風勢越吹越大了。浪濤氣勢洶洶地，大聲地號吼着，將小船拋擊得就像打筋斗似地，幾乎欲覆滅了。我底背脊原向着外面的，這時候便漸漸地感到了衣裳的單薄，而大大的打起寒戰來。我祇能把小燈移一移，把身子也縮進到中艙裏面去。我和這孩子相距祇有一尺多遠了。正當我要用一種別樣的言詞去對她安慰和比喻世界是怎樣一個東西底時候，突然地，從對面，從那碼頭底角角上，響來了老耗子底那被逆風吹得發抖了的怪叫聲：

「你跑了嗎？小蟲子！……」

「我底媽媽回來了。」蓮兒急忙地向我告訴道。

船身又經過一下劇烈的，不依浪濤底規則的顛簸之後。老耗子便拉着一個女的鑽進來了。這是一個三十歲左右的，長面孔的婦人。她底相貌大致和蓮兒差不多，却沒有

秀氣。也是小嘴巴，但是黑黑的，水汪汪的，妖冶的眼睛。皮膚比蓮伢兒底還要黑一點，眉毛也現得粗一點。並且一隻左耳朵是缺了的。老耗子首先打了一個大大的哈哈，然後便頗爲得意地摸着鬍子，向我介紹道；這就是他的情婦——蓮伢兒的母親——秀蘭，……並且說：他們老早就預備了，欲將一個生得很好看的，名字叫做秋菊的小姑娘介紹給我。但是他們今天去找了一天，都沒有找到——那孩子大概是到哪一個荒洲上去割蘆葦去了。……老耗子儘量地把這事情說得非常正經，神祕，而且富有引誘力。甚至於說的時候，他自己笑都不笑一下。……到末了，還由他底情婦用手勢補充道：

「嘍嘍嘍，叔叔！這伢兒這樣高，這樣長的辮子，這樣大的眼睛……」

她將自己底眼睛妖媚地笑着，並且接着唱起一個最下流的，穢褻的小調來。

我的面孔，一直紅到耳根了。我雖然事先也曾料到並且防到了他們這一着，但是畢竟還是「沒有經過世故」底原故，使他們終於開成一個大大的玩笑了。（幸喜那個叫做

秋菊的女孩子還沒有給他們找到。)這時候，老耗子突然地撕破了他那正經的面具，笑得打起滾來。那女人也笑了，並且一面笑，一面伏到老耗子底身子，儘量地做出了淫猥的舉動。

我完全受不住了，假如是在岸上，我相信我一定要和老耗子打起來的。但是目前我不得不忍耐。我祇用鼻子哼了一口氣，拚命地越過他們底身子，鑽到船頭上了。

他們仍舊在笑着，當我再順着風勢跳到黑暗的碼頭上底時候，那聲音還可以清晰地聽得出來。祇有那盲目的女孩子沒有忘記她應該和我告別，就從艙口上拋出了一句遙遙地，親熱地呼叫道：

「叔叔！李……叔……叔……明天……來啊！……小……笛……子呀！……」

我下意識地在大風中站了一下，本想回應那孩子一句的，但是一想到那一對傢伙的可惡和又必須得避免那左右排列着的，同樣的小船底麻煩的時候，我便拔步向黑暗中飛

逃了。

一連四天，我沒有和老耗子說一句話。雖然他總是那樣狡猾地，抱歉似地向我微笑着，我却老板着面孔不理他。同事們也大都聽到了這麼一樁事，便一齊向我取笑着，打趣着。這，尤其是那些平日也上過老耗子底大當的人，他們好像又找到了一個新的，變相的報復的機會，而特別笑得起勁了。

「好啦！我以爲祇有我們上當呢！……」

可是，我却毫不在意他們這樣的嘲弄，我底心裏，祇是老放不下那個可憐的盲目的女孩子。

直到第五天——星期日——底上午，老耗子手裏拿着一封信，又老着面皮來找我了。他說他底母親病得很厲害，快要死了，要他趕快寄點錢去，準備後事。但是他自己

底薪金早就支光了，不能夠再多支，想向我借一點錢，湊湊數。

一年多的同事，我才第一次看到老耗子憂底鬱的面相。他的小鬍子低垂了，眉頭繃起了，那顆大的紅痣也不放亮了，寬闊的鼻子馬上漲得通紅了起來！……

我一個錢也沒有借給他。原因到不是想對他報復，而是真的沒有錢，也不滿意他平時底那種太放蕩的舉動。他走了，氣憤憤地又去找另外一個有錢的同事。我料到他今天是一定沒有閒心再去玩耍了的，於是我便突然地記起了那個盲目的女孩子，想趁這機會溜到湖上去看看。

吃過午飯了，我買了一枝口上有木塞的，容易吹得叫的小笛子，一個小銅鼓，一包花生，糖果，和幾個淮橘。並且急急地，賊一般地——因為怕老耗子和其他的同事看見——溜到了湖上。

事實證明我底預料沒錯——老耗子今天一天沒有來。蓮伢兒底媽媽吃過早飯就上岸

去尋他去了。

我將小笛子和糖果通統擺在艙板上，一樣一樣地拿着送到這孩子底小手中。她是怎樣的狂喜啊！當她抓住小笛子底時候，我可以分明地看見，她底小臉幾乎喜到了吃驚和發痴的狀態。她底嘴唇抿笑着，並且立刻現出了那一對大大的，動人的酒窩來。她不知所措地將面龐仰向着我，暗藍色的無光的眼睛痛苦地睜動着。……

「叔叔呀！這小笛子是你剛剛買來的嗎？……嚶嚶，我不曉得怎樣吹哪！……」
「當她底另一隻手摸着了我遞給她的橘子和糖果底時候，她不覺失聲地叫道！

「這是麼子呢？叔叔——嚶嚶，橘子呀……啊呀，還有——這不是花生嗎？有壳壳的；這鬼傢伙！……還有——這是管子糖呀！……嚶嚶，又是菱角糖！……叔叔，你家裏開糖舖子嗎？你有錢嗎？……我媽媽說，糖舖子裏底糖頂多啦，嚶嚶，糖舖子裏也有小笛子買嗎？……」

她畏縮地，羞却地將小笛子送到了嘴邊，但是不成，她拿倒了。當我好好地，細心地給她糾正的時候，她突然地飛紅了臉，並且小心地，害怕似地祇用小氣吹了一口

「述——述——述！……」

我蹲着剝橘子給她吃，並且教給她用手指按動着每一個笛上底小孔，這孩子是很聰明的，很快就學會了兩三個字音，並且高興到連橘子都不願吃了。

我回頭望望湖面，太陽已經無力地，懶洋洋地偏向西方去了。因為沒有風，遠帆就像無數塊參差的墓碑似的，動不動地在湖上豎立着。蓼花洲湖蘆葦，一小半已經被割得像老年的癩痢頭一樣了。我望着，活潑的心靈，彷彿又欲生翅膀了似的幾乎把握不住了。

蓮伢兒將笛子吹得像雞雛似的叫着，鳴溜鳴溜地，發出一種單調的，細小的聲音。她儘量地將小嘴顫動着，用手指按着我教給他的那一些洞孔，但是終於因了不成調子底緣故，而不得不對我失望地太息了起來：

「叔叔，我吹得真不好地！……嚶嚶。祇有爛橘子吹得頂好啦！他吹起來就像畫眉一樣叫得好聽，……叔叔，你聽見過畫眉叫麼？秋菊姑姑拿來過一個畫眉，真好聽呀！她摸都不肯我摸一摸，……叔叔，畫眉是像貓一樣的嗎？……」

我對她解釋道，畫眉是一種鳥，並不像貓，而是像小雞一樣的一種飛禽，不過牠比小雞好看一點，毛羽光光的黃黃的，有的還帶一點其他的彩色，……

「說到彩色，這孩子馬上就感到茫然起來。」

「叔叔，彩色是麼子東西呢？」

「是一種混合的顏色——譬如紅的，黃的，藍的，綠的——是蠻好看的傢伙！……」
想想，她嘆了一口氣說：

「我一樣都看不見呀，叔叔！……我底媽祇曉得騙我！她說世界上什麼好傢伙都沒得，祇有惡鬼，祇有黑漆！……」

我又閉着眼睛對她解釋着：世界上並不祇是惡鬼，祇是黑漆，也有好人和光明的。這不過是她底媽媽底看法不同罷了。因爲人是可以把世界看成各種各樣的。……

「叔叔，你說麼子呀？……」她忽然地，茫然的叫道：「你是說你要睡了吧？聽呀，我底媽媽回來了！……她在哭哩！一定又是喝醉了酒，給王伯伯打了的，這鬼婆子！……你聽呀，叔叔。……」

「那末，我走吧！」我慌忙地說。

「爲麼子呢？」

「我不喜歡你底媽媽。……我怕她又和那天一樣的笑我。」

「不會的，叔叔！等等。……」她用小手拖住我的衣服。「她喝醉了酒，什麼人都不認得的，她不會到中艙裏來。……」

我依着道孩子底話，在艙後蹲着。一會兒，那一個頭髮蓬鬆，面孔醉得通紅的，帶

着傷痕和眼淚的蓮兒底媽媽，便走上船來了。船身祇略略地側了一下。她便橫身倒在船頭上。並且開始放聲地號哭了起來。

蓮兒向我搖了一搖手，意識彷彿是叫我不要做聲，祇要聽。

「……我底男人呀！你丟得我好苦啊！……你當兵一去十多年——你連信都沒得一個哪！……我衣——衣沒得穿哪！我飯——飯沒得吃哪！……我今朝接張家——明朝接李家哪！……我沒有遇到一個好人哪！……天殺的老耗子沒得良心哪！——不把錢我還打我哪……」

蓮兒爬到後面來了，他輕聲地向我說：

「叔叔，瓜瓢！」

我尋出了一個破瓜瓢來，交給她遞過去了。我望着她媽媽停了哭聲，狂似的滔了兩瓢湖水喝着，並且立刻像傾倒食物似的嘔吐起來。我聞着了那被微風拂過來的酒腥氣

味，我覺得很難受得住，而且也不應該再留在這兒了。我一站起身來，便剛好和那女人打了一個正正的照面。

她底眼睛突然地，吃驚地瞪大着，泛着燃燒得血紅的火燄，牢牢地對着我。就彷彿一下子記起來了我過去跟她有着很深的仇恨似的，而開始大聲地咒罵着：

「你這惡鬼！你不是黃和祥嗎？……你來呀——老娘不怕你！你打好了！……老娘是洞庭湖裏底麻雀，——見過幾個風浪的……老娘不怕你這鬼崽子！……哈哈！你來呀！……」

她趁勢向中艙裏一鑽，就像要和我來拚命似的，我可完全給唬住了！但是，蓮仔兒却摸着抱住了她底腿子，並且向她怒罵着：

「你錯了呀！鬼婆子！這是李叔叔呀！——那天同王伯伯來的李叔叔呀！……人都

不認得哩，鬼婆子！……」

「啊——李叔叔！」她遲疑了一回，就像夢一般的說道：「我曉得了！……我曉得了！……他不是黃和祥，他是一個好人！……是了，他喜歡我，他是來和我交朋友的！……小鬼崽，你不要拖住我呀！……來，讓我拿篙子，我們把船撐到蓼花洲去！……」

我底身子像打擺子似的顫着！我趁着蓮伢兒抱住了她底腿子，便用全力衝過中艙，跳到了碼頭上。

當我拚命地拋落了那個醉女人底錯亂的，瘋狂似的哈哈，一口氣跑到局子裏的時候，那老耗子也正在那裏醉得發瘋了。他一面唱着「四郎探母」，一面用手腳舞蹈着，帶着一種嘶啞的，像老牛叫似的聲音：

「眼睜睜！……高堂母，……難得……見……啊啊啊啊！……兒的老娘哪！……」
我儘力地迸住了呼吸，從老耗子底側邊溜過去了。爲了這一天底過份地無聊，悔

懊，和懨惡，我便連晚飯都不願吃地，橫身倒在床上，暗暗地對自己咒罵了起來。

(一九三六年十月二日)

校長先生

上課鐘已經敲過半個鐘頭了，三個教室裏還有兩個先生沒有到。有一個是早就請了病假，別的一個大概還挨在家裏不會出來。

校長先生左手提着一壺老白酒，右手挾着一包花生，從外面從從容容地走進來了。他底老鼠似的眼睛祇略略地朝三個教室看了一眼，也沒有做聲，便一直走到辦公室裏底那個固定的位置上坐着。

孩子們在教室裏哇哇啦啦地吵着，叫着，用粉筆在黑板上畫着烏龜。有的還跳了起來，爬到講台上高聲地吹哨子，唱戲。

校長先生並沒有注意到這個，他似乎在想着一樁什麼心思。他的口裏渴着酒，眼睛朝着天，兩隻手慢慢地剝着花生壳。

孩子們終於打起架來了。

『先生，伊鼓我底腦壳！』一個癩痢頭孩子哭哭啼啼地走進來，向校長先生報告。
『啥人呀？』

『王金哥——那個蹺脚！』

『去叫他來！』校長先生生氣地拋掉手中的花生壳，一邊命令着這孩子。

不一會兒，那個蹺脚的王金哥被叫來了。辦公室底外面，便立刻圍上了三四十個看熱鬧的小觀衆。

『王金哥，儂爲啥體要打張三弟呢？』

『先生，伊先罵我。伊罵我——蹺脚蹺，頂勿好；早晨頭死脫，夜裏廂變赤老！』

『張三弟，儂爲啥體要先罵伊呢？』

『先生，伊先打我。』

『伊先罵我，先生。』

『倒底啥人先開始呢？』

『王金哥！』

『張三弟，先生！』

外面看熱鬧的孩子們，便像在選舉什麼似地，立刻分成了兩派：一派舉着手叫王金哥，一派舉着手叫張三弟。

校長先生深深地發怒了，站起來用酒壺蓋拍着桌子，大聲地揮趕着外面看熱鬧的孩子們——

『去！圍在這裏——爲啥體不去上課呢？』

『阿拉的張先生還勿曾來，伊不睏在家裏——噯沒飯吃呢。』

『混賬！去叫張先生來！』校長先生更是怒不可遏地喝叱着。一邊吩咐着這兩個吵

架的孩子——『去，不許你們再吵架了，啥人再吵我要敲破啥人的頭！王金哥，儂到張先生屋裏去叫張先生來。張三弟，儂去敲下課鐘去——下課了。真的，非把你們這班小癩三的頭統統敲破不可的！真的……』校長先生餘怒不息地重新將酒壺蓋蓋好，用報紙慢慢地掃桌子上的花生壳。

下課鐘一響，孩子們便野鴨似的一齊跑到了弄堂外面。接着這，就有一個面容蒼白，頭髮蓬鬆的中年的女教員，走進了辦公室來。

校長先生滿臉堆笑地接待着。

『翁先生辛苦啦！』

『孩子們真吵得要命！』翁先生搖頭唉氣地說，一邊用小手巾揩掉了鼻尖上的幾粒細細的汗珠子。『張先生和劉先生又都不來，叫我一個人如何弄得開呢？』

『張先生去叫去了，馬上就要來的。』校長先生更加陪笑地，說：『喝酒吧，翁先

生！這酒的味道真不差呀！哩，哩，這裏還有一大半包花生……嚶，哩嘿……」

『加以，加以……』

『唔，那些麼，我都知道的，翁先生。祇要到明天，明天，就有辦法了。一定的，翁先生，嘿嘿……』

『爲啥體還要到明天呢？』

『是的！因爲，嘿嘿，因爲……』

校長先生還欲對翁先生作一個更詳細的，懇切的解答的時候，那個叫做張先生的，穿着一身從舊貨攤上買來的西裝的青年男子，跟着蹣跚王金哥匆匆地走進來了。

『校長先生，』他一開言就皺着眉頭，露出了痛苦不堪似的臉相：『叫我來是給我工錢的吧！』

『是的，剛才我已經同翁先生說過了。那個，明天，明天一定有辦法的。明天……』

嘿嘿……』

『你不是昨天答應我今天一定有的嗎？爲啥體還要到明天，明天呢？……』

『因爲，嘿嘿……張先生，剛才我已經對翁先生說過了。昨天白天，校董先生們一個都不在家，所以要到今天夜里廂去才能拿到。總之，明天一早晨就有了，就有了！總之，一定的……』

『我昨天夜間就沒有晚飯米了。校長先生，請你救救我們吧！我實在再等不到明天了！』張先生的樣子像欲哭。『我底老婆生着病，還有孩子們……校長先生……』

『是呀，我知道的。我何嘗不同儂一樣呢？這都是校董先生們不好呀！學校的經費又不充足。……唉，當年呀！唉唉……嚶，儂的肚皮餓了，先喝點兒酒來充充饑吧——這里有酒。我再叫孩子們去叫兩碗麵來。嚶，總之，嘿嘿……這老白酒的味兒真不差呀！……嘿嘿……』校長先生將酒壺一直送到了張先生的面前。

『那麼，是不是明天一定有呢？校長先生！』張先生幾乎欲哭出聲來了，要不是有翁先生在他的旁邊牢牢地釘着他時。『酒，我實在地喝不下呀！』他接着說，『我怎能喝這酒呢？我的家裏……』

『是了，我知道的。你不要瞧不起這酒呀，張先生。當年孫中山先生在上海的時候，就最歡喜喝這酒。那時候——是的，那時候我還非常年輕的呀——我記得，那時候的八仙橋還祇得一座橋呢。中山先生同陳英士住在大白鳴鐘的一家小客棧裏，天天夜間叫我去沽這老白酒，天天夜間哪……哪時候，唉，那時候的革命多艱難呀！那裏像現在呢，好好生的一個東北和華北都給他們送掉了，中山先生如果在地下有知，真不知道要如何地痛哭流涕呢！……張先生，儂不要時時說儂貧窮，貧窮，沒飯吃；人啦——就祇要有「氣節」——「餓死事小，失節事大」。譬如我：就因爲不願意「失節」，看不慣那班貪賊賣國的東西，我才不出去做官的。我甯願坐在這裏來喝老白酒。總之，張先

生，嘿嘿……翁先生，嘿嘿……人無「志」不立……張先生，儂不要發愁，我包管儂三十六歲交好運。嘍，儂來喝喝這杯酒吧！翁先生，儂也來喝一杯……總之，朋天無論如何，我給你一個辦法……』

第二次的上課鐘又響了——校長先生猛地看見壁上的掛鐘已經足足地離上課間時過了三十多分了，他這才省悟到自己底話說得太多，太長，忘記了吩咐孩子們的敲鐘上課。要不是孩子們忍不住自動地去敲鐘耍子，恐怕他還以為自家是坐在南陽橋的一家小酒店裏呢。

張先生爲了「氣節」，祇得哭喪臉地拿了兩枝粉筆和一本教科書站了起來。翁先生却更像「沉冤莫訴」似地，也祇得搔搔頭髮，扯扯衣襟，懶洋洋地跟着站起來了。大家相對痛苦地看了一眼，回頭來再哀求似地，對着校長先生說：

『先生，明天哪！那你就不能再撤我們瀾污了啊！』

『那當然嘍！』校長先生裝成了一個送客一般的姿勢，也站起來輕輕地說，『不但儂兩位先生的，就連生着病的劉先生的薪金，我也得給伊送去呢。』

於是，辦公室裏又祇剩了校長先生一個人，立刻寂靜起來了。他一面從從容容地將壺中不會吃完的老白酒，統統倒在一個高高玻璃杯中，一面又慢吞吞地用手撥開着那些花生衣和花生殼。他想，或者還能從那些殘衣殘殼裏面找尋出一兩片可堪入口的花生肉的屑粒來。

第二天底清晨，因為聽說有薪金發，三個先生——連那個生着肺病的老頭兒劉先生也在內——一齊都跑了來，圍在辦公室裏的那張「校長席」的桌子旁邊，靜靜地伸長着頸子等候着。

『今天無論如何，他要再不給我們薪金，我們決不上課了！』三個人同聲地決定着。孩子們仍然同平常一樣：相罵，打架，唱歌，敲鐘上課耍子……。但是校長先生却

連影子都沒有回來。

『無論如何不上課！無論如何……』張先生將拳頭沈重地敲在辦公桌子上，唾沫星子老遠老遠地飛賤到翁先生底蒼白的臉上。

『對啦，咳咳！……三四個月來，我就沒有看見過他一個銅錢吃藥！咳咳……』老頭兒劉先生附和着。他那連珠砲似的咳嗽聲，幾乎使他連話都說不出來了。

孩子們三番五次地催促着先生上課，但翁先生祇將那雪白的瘦手一揮，
『去！不欲再到這裏來嘈嗦了。今天不上課了，你們大家去溫習吧！』

因為感到過度的痛苦，焦灼和無聊，翁先生從抽屜裏拿出了一團絨線和兩枝竹削的長針來，開始動手給小孩結絨繩衣服。張先生祇是暴躁得在辦公室裏跳來跳去，看他那樣子不是要打死個把什麼人，就是要跟校長先生去拚性命似的。祇有老劉先生比較地柔和一點，因為他不但不能跳起來耀武揚威，就連說幾句話都感覺到十分艱難，而且全身

癯瘦着。

整個上午的時間，就在這樣的無聊，痛苦和焦灼的等待之中，一分一分地磨過去
了。

『假如他下午仍然不來怎麼辦呢？』翁先生沮喪地說。

『我們到他的家中或者他的辮頭那里去，同他理論好了！要不然，就同他打官司打
到法院裏去都可以的。』張先生在無可奈何地說出了這樣一個最後的辦法。

『張先生，咳咳……唉！同他到法院裏去又有什麼用處呢？唉，唉……唉！』劉
先生勉強地站起來，叫了一個孩子扶着他，送他回家去；因為太吃力，身子幾乎要跌倒
下來了。『依我的，咳咳……還是派一個人四圍去尋尋他回來吧！老等在這裏，咳
咳……我看他無論如何都不會回來的了……』

但是下午；張先生派了第一批孩子們到校長先生的家裏去，回來時的報告是：「不

在」。第二批，由張先生親自統率着，彎彎曲曲地尋到了那一個麻面的蘇州婦人的家裏。那婦人一開頭就氣勢汹汹地對着張先生和孩子吆喝着：

『尋啥人呀？小孺子！阿不早些打聽打聽老娘嚙頭是啥格人家！猪糞！統統給老娘滾出來……』

因爲肚皮餓，而且又記掛着家裏的老婆和孩子們，張先生祇能忍氣吞聲地退了出去。好容易，一直尋到夜間十點多鐘，才同翁先生一道，在南陽橋的一家小酒店裏，總算是找着了那已經喝得酒醉薰薰了的校長先生。

兩個人一聲不做。祇用了一種憤憤和燥惡的怒火，牢牢地釘住着校長先生的那紅得發黯色了的臉子。

『阿哈！張先生，張先生，你們怎麼能尋到此地來的呢？嘿嘿……嚙，來來來！你們大概都還沒有吃晚飯吧，嚙，這裏還有老白酒，還有花生。嘿嘿……嚙，再叫堂倌給

你們去叫兩盤炒麵來！嘿嘿……張先生，翁先生，儂來坐呀！坐呀……客氣啥體呢！嘿
嘿……客氣啥體呢！來呀！來呀！……」

『那麼，我們的工錢呢？』翁先生理直氣壯地問了。

『有的，有的！翁先生，坐呀……喂，堂倌，請儂到對過館子裏去同阿拉叫兩盤肉
絲炒麵來好嗎……嘍，張先生，……嘍嘍火速去，儂火速去呀，堂倌！』

『那麼，校長先生，謝謝儂了！如果有錢，就請火速給我一點吧！我實在不能再
這陪儂喝酒了，我的女人和孩子們今天一整天都嘸沒吃東西呢！校長先生……』

『得啦，急啥體呢，張先生，儂先吃盤炒麵再說吧！關於錢，今天我已經見過兩位
校董先生了，他們都說：無論如何，明天的早晨一定有！明天，今天十二，明天十
三……嘿嘿，張先生！祇要過了今天一夜，明天就好了。明天，我帶儂一道到校長先生
家裏去催好嗎？……嘍嘍，張先生，我看……嘍，儂爲啥體還生氣呢。假如儂嫂子……』

嘿嘿……嘍，我這裏還有三四隻角子，……張先生，嘿嘿……儂看——翁先生伊還無沒生氣呢！』

想起了老婆和孩子們，張先生的睛淚幾乎欲滴到肉絲炒麵的盤子上了。要不是掛記着可憐的孩子們的肚皮實在餓得緊時，他情願犧牲這三四隻角子，同校長先生大打一架。

翁先生慢慢地將一盤炒麵吃了淨淨光光，然後才站起來說：

『校長先生，儂老老實實地告訴我們吧，錢——到底嘍時光有？不要再老騙我們明天明天的。我們都苦奈西，都靠這些銅錢吃飯！嘍，今天張先生的家裏就有老婆孩子們在等着伊要飯吃……假如……加以，加以……』

『得啦！翁先生，明天，無論如何有了，決不騙儂的。嘍，校董先生們統統對我說過了，我爲啥體還騙儂呢？真的，祇要過了今天夜裏廂幾個鐘頭就有了。翁先生，張先

生，嘿……來呀！嘍，嘍，再來喝兩杯老白酒吧，這酒的味兒真不差呀！嘿……
嘍，當年孫中山先生在上海的時候，就最歡喜喝這酒了！那時候我還交關年輕啦。還有，還有！……嘍，那時候……」

張先生估量校長先生又要說他那千遍一例的老故事了，便首先站了起來，偷偷地藏
着兩隻雙銀角子，忽忽忙忙地說：

『我實在再不能陪儂喝酒了，校長先生，請儂幫幫忙救救我們吧！明天要再不給我們，我們統統要餓死了……』

『得啦！張先生，明天一定有的——一定的。』

翁先生也跟着站了起來：

『好吧，校長先生，我們就再等到儂明天吧！』

『得啦，翁先生，明天一定的了——一定的……你們都不再喝一杯酒去嗎？……』

兩個人急忙地走到小酒店的外面，時鐘已經輕輕地敲過十一下了。迎面吹來了一陣深秋的刺骨的寒風，使他們一同打了一個大大的冷噤。

『張先生，明天再見吧！』翁先生在一條小弄堂口前輕輕地說：

『對啦，明天再見吧！翁先生。』

時間，雖然很有點像老牛的步伐似地，但也終於在一分一分地磨過去。

明天——明天又來了……

電車上

我帶着一種非常不高興的，懊惱的情緒，踏上了十七路無軌電車。這是因為我正和家裏的人，嘔了一點閒氣，而且必須在一個約定的時間以前，趕到遙遠的地方去會一個病重的朋友。

三等車上的人，早已經擠得滿滿的了，拼命地擠進去，就有一股刺鼻的汗臭，人肉臭和下等的香水氣味，使你窒息得透不過氣來。我祇能買了票靠在車門的鐵欄桿旁邊站着，太陽像一盆火似的，斜斜地透過車門來，烤到我底背心上。在我的右面，坐着一個中年的，胖大的，穿着香雲紗褲的婦人。她底手裏捻着一大串數珠，流着汗，皺着眉頭，不住地朝窗外面狗一般地喘着氣，我底前面是看不清的人壁。左邊是一個落班的，高大的巡捕。這使我擠在中間大有進不得，退不得的感覺。而且車身搖動起來，就格外

地震得我底身子像時鐘底擺一般地，向這胖婦人和高大的巡捕的身上碰擊着，而引出兩種極難看的惡臉來！

車行到南京路的時候，總算是下去了好幾個人，空出了兩三個位置。這時我使用全身的力量衝去佔了一個坐位，而跟着我的後面，却又擠上來了兩三個汗濕淋漓的漢子，牢牢地挾着我底雙肩，並且給帶來一陣新的肉和熱汗的氣息。

賣票的又從頭等車中鑽過來了，他首先向這兩三個新到的客人裝出了要賣票的手勢。在左邊的兩個工人和學生模樣的人，都拿出銅元來買票了，而右邊的一個，却僅僅口頭叫了一句

「派司！」

因為這聲音叫得特別高而且響亮的原故，便引動很多人注意起來了。第一個對面的胖婦人，她用那煤炭一般黑的凸出的大眼睛，輕蔑地，傲慢地朝這邊瞥了一下。接着，

便是學生，巡捕和我。我也是因爲這聲音太怪異，而引動了一種好奇心的興趣；我很想借一件什麼物事，暫時將我那耐煩的心情忘却。但當大家都在注意着這人的時時候，他倒反而覺得自得起來了。並且立刻用了同樣的注意的視線，環顧了大家。這是一個基督徒，因爲我看見他底白拿破崙帽子上和胸前，各嵌着和掛着一個放光的十字架。看年紀還不過四十歲吧，樣子倒像一個非常老實的人，但我却不知道他是電車上的傳教者。

賣票的人吵聲地，吃力地高唱着每一個站頭的名字。當車身傾斜地越過四川路橋時，那位基督徒幾乎全身子靠到我底肩上了。並且突然用了一種沉重的，蒼老的聲音，那老得就像吃鴉片煙的人一樣——開始了他底宣教的義務。

「人——是由上帝造的！所以人要相信上帝！……」

這是他底第一句。對面的胖婦人，不快地朝他釘了一眼，並且急忙地將頭轉了過去。其餘的搭客們便也像得了什麼傳染症似的，大半都跟着轉向一邊去了。有的還稍稍

露出了一點不高興的，懨懨的表情。在電車上，這差不多成了一種普遍的現象，尤其是在這大熱的天氣，搭客們大抵是不歡迎任何種叫賣和宣傳的，好像是這些聲音能阻礙車行底速度，而使車子裏變得更加熾熱起來的一般。但這位基督教徒先生却並不顧及這一切，他仍然繼續他的演說道：

「……因為，中國人都勿相信上帝，祇相信菩薩魔鬼，所以中國才弄得格樣子糟的！……格都是上帝底懲罰，……」他用手着力地向空中一劈，就像要將裏些不信上帝的人，通統從他的手下劈開去似的，以致引起了對面胖婦人的第二次嫉妬的視線！「假如……尤其是……」他接着說：「我們要勿趕快相信上帝，我們中國人是馬上要變亡國奴的！……譬如東洋人打過來了，啥人抵擋呢？……要相信了上帝，我們就用勿着怕伊了，因為東洋人自家會吃敗仗！——上帝自然會替我們去懲罰伊的！……」

他祇略略地停了一下。他底眼睛望着空處，並沒有注意到每一站上下的客人，是怎

樣在對他作着各種各色的難看的臉相，也沒有注意對面的胖婦人和其他的搭客，是怎樣在懾惡和反對起他來了。他却像早經得到了很多人底擁護似的，依然，而且更加有勁地講述着：

「菩薩，是什麼東西呢？……照聖經上說——是迷信，是偶像，是魔鬼！是害人的東西！……伊害子我們中國幾千年了！……」

對面的胖婦人突然站起來了！她氣憤地將數珠套到頸上，瞪着煤炭一般的凸眼睛，惡毒地罵了一聲——

「豬糞！」

她並不是急於要下車去，而用手吊着車頂上的籐圈子，裝出了一個挑戰的和準備相罵的姿勢。

「……上帝情願將伊底獨生子送到世上來替人贖罪，所以人應該相信上帝。不應該

相信菩薩，偶像和魔鬼！……」

「豬糞！菩薩關儂啥事體？……」那婦人再也忍不住地憤罵起來了。「阿彌陀佛！……菩薩是魔鬼，是啥末事呢？豬糞！……」

「我是基督徒，儂是啥末事？……我傳我的教，關儂啥事體呀？……」男人抗議地回罵道。

「勿許儂罵菩薩！曉得吧！……豬糞！……」

「菩薩是魔鬼！那能勿好罵呢？」

「噯……勿好罵格！……」婦人更進一步地威脅着！

搭客們大都集中着視線，看起熱鬧來了。有的打趣着，有的冷笑着，有的起勁地哼着鼻子。賣票的人似乎也覺得很有趣，便裝出非常滑稽的可笑的臉相，怪聲怪氣地接送着上下的客人。那一個學生模樣的人，本來已經跳下車去了，但他却還站在馬路的邊

沿，遙遙地拋過來一句

「漢奸！」

這使車上的好一些人都感到一個新的驚異。但那也不過是「感到」一下子而已，因為誰也沒有繼續去理會他的。

「真是！……我又嚙沒儂格啥末事，關儂啥事體呢？」這基督徒仍然不屈服；他似乎也準備起身了，便遮羞似的這樣叫道。

「勿許罵菩薩！……豬糞！……」那婦人毫不放過他。

「偏偏要罵，哪能？……」

「儂再罵，我要敲儂耳光！……」

「儂敲敲看？……瀾污×！魔鬼！……」基督徒真正地火冒了。

「豬糞！儂罵啥人？」

「罵儂！」他站起來迎了上去！

「畜生！儂來呀！……娘格臊×！……老娘敲殺儂！……外國人把子儂四只角子一天，儂連良心都賣脫哉！……豬彘！來呀！……」

那胖婦人正氣勢汹汹地準備將拳頭擊過去，可給那側面的巡捕和賣票的攔住了。電車上便立刻給鬧得混亂了起來。那巡捕用了捉強盜一般的方法，捉着基督徒底手臂，並且命令一般地叫道：

「好啦，老鄉！儂勿要在電車上打架了！下去吧！……等等上帝要懲罰儂的！」

「先生！儂看啥人有道理？……我又嚙沒罵過伊來！……」基督徒發急道。

「好啦！好啦！……儂格頂好道理，儂下去吧！……」

車子已經停在新記浜路口上了。那胖婦人仍然一句比一句利害地接罵着：

「……衆生！……豬彘！……殺頭胚！……外國人格灰孫子！……亡國奴！……」

巡捕將基督徒強迫下車了。他祇能在馬路上起勁地回罵着。並且罵的也還是那兩句話：

「爛污×！魔鬼！……」

胖婦人是顯然地勝利了！當車上照舊地平靜了時，她便利用這戰勝的餘威，承繼了那基督徒底宣教的方法，而大大地頌讚起菩薩底靈驗來。她演說得那樣有聲有色，——簡直比基督徒高明得多——那就像是每一個現世的菩薩，她都親眼見過的一般。

可是，我不能夠再聽她的說教了。我底站頭到了。我底心裏祇有一陣陣的麻木的感覺，對這件事似乎也不再覺得怎樣有趣了，當我跳下車來，再回頭望望那胖婦人底姿態的時候，車子已經開動了。已經望不清晰了。我祇聽到她最那後的和最有力量的的一句

「祇有菩薩……才是真正能夠救我們中國的！……」

我拼命地咬着牙門急急地轉過了一個灣，前面便是我的病着的朋友的住處。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1 8335B

039360

